

星

座

叢

書

12

星座常年文學獎作品選集
第九／第十屆

雲海

● 林武聰主編





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

惠存

砂拉越星座詩社

公元二〇一二年五月六日 敬贈



那 册 文 学 史 论 著 11/10

11/10



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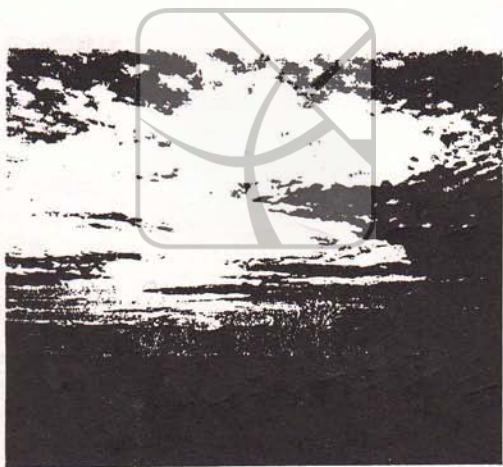
11/10



星 座 叢 書 12

雲 湧

林 武 聰 主 編



砂 勝 越 星 座 詩 社
出 版

100

100

林 齋 主 生



林 齋 主 生

主 生 齋 林

雲湧

序

林武聰：風起雲湧，江湖寥落爾安歸？
序星座常年文學獎作品選集 5〔雲湧〕..... 3

詩卷

李 笙：星的聯想	15
李 笙：明天，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 ..	17
李 笙：傷口猶在唱兩歌	19
李 笙：海的疑懼	21
李 笙：海邊記事	23
李 笙：我們祇擁有一個地球	25
李 笙：當世界不再真實	31
李 笙：我們親愛的薩達姆 . 胡申總統	33
李 謹光：呆子的世界觀	35
李 謹光：龍血鷹氣	41
陳全興：醫生手記——在醫院	47
陳全興：情爲七絕句	49
陳全興：簽名一致母親	51
陳 劍：望北	53
楊 雯：貓的心情	55
楊 燾：想你	57
楊 燾：那天，我在星期日市集速寫	59
楊 燾：天地悠悠	62
楊 燾：二零零零零年後，當風捲起沙塵滾滾	65
楊 燾：傳說一九八九	68
楊 燾：沒有影子的	70
蔡 敬：另一段童話	71
藍 拔：蒲公英	72

散文卷

艾 利：夜半的貓	77
艾 利：走一路心裡的山明水秀	81
楊 雯：花鳥序	85
李裕娟：蓮之組曲	89

林	陽：蟬歌，我諦聽	93
勉	之：寫給自己的信	96
勉	之：仙人掌日記	103
勉	之：心情	108
勉	之：家書	112
黑	以：太陽照在蒂芭河上	111
楚	眸：最愛	119
楊	熾：艷的傳奇	122
楊	熾：那個深夜	126
醉	蝶：只是一尾魚	128
醉	蝶：小站	130
遲	菊：日落巴卡洛山	133
藍	波：墳場的那口井	136

■ 小說卷

鞠	藥如：一塊二	141
藍	波：五塊錢	162

■ 附錄

附錄一：	得獎作品與評審員一覽表	169
附錄二：	作品評語選輯	171
葉	誰：生命，披著流質的艷紅	179

風起雲湧，江湖寥落爾安歸？

序星座常年文學獎作品選集⑤「雲湧」

— 林武聰 —

「老兄，待得風起雲湧之時，我們會想些什麼呢？我會想：江湖寥落爾安歸……。」上回寫信給你，就是寫到這里，言猶未盡，卻是寫不下去了。那時夜深人寂，耳畔卻響着你的聲音，依稀是遙遠地從電話筒里傳過來：「唉，我累得快要垮了……。」

我心里總覺過意不去。「搞」文學的事，你們幾個人頂了過去；我抽身跑過來這里，不「搞」才幸得一身輕。你們辛苦，我清靜得耿耿於懷。然而又想到，為什麼會這麼辛苦呢？不是說形勢比以前大好了嗎？說風起雲湧，又說江湖寥落，在語義上不是自相矛盾嗎？其實我的意思是如此轉折：外邊的世界風起雲湧，文學的江湖卻依然寥落。這種說法應該可以成立吧？而一入寥落的文學江湖，便會身不由己？也因此你累得快要垮了？

要做的事，要應付的人，老兄，永遠還有很多。「在我們睡下之前，還要走很遠的路。」我們確曾走過長長的一段路，回首時足跡在星光下還隱約可尋，卻是逐漸黯淡。而我們的前路，兀自迷失在那星光朦朧之處。是的，許多曾經在星光下長大的孩子，在來路漸隱，前路

迷茫之時，紛紛淡出文學江湖，放棄星座的引航，尋求另一座方向指標。這些故事，我們說着聽着，曾幾何時，我們竟然驚覺，同樣的故事也許就要在自己身上重復？

其實都是老掉牙的移情別戀的故事。我們總是在聽說，故事的發生，都是由於「主觀因素與客觀環境」，其理由真是堂皇。可是深究起來，真相往往是：自己對文學的愛漸漸少了，對其他事物的愛漸漸多了。移情別戀雖然是老掉牙的故事，若發生在自己熟悉的人身上，我總是覺得難於接受。呵，不，不只如此，這其間其實滲雜着尷尬、別扭、不解、氣忿、悲哀、無奈的心情，尤其是以同一個人目下的不聞不問對照當初狂戀時的山盟海誓。羅素在自傳里寫他和初戀情人在渡假的小屋里初吻，感覺那是天下最大的歡欣，狂喜之下還背誦長詩，然後整天什麼事都不做，只是繼續接吻。我讀到那里也和他同樣感到快樂、聖潔。可是他後來和這位做了他太太的初吻情人離婚再娶時，坦言發現自己不再愛她了。對比之下，我心里那種快樂、聖潔的感覺（是羅素自己本身經歷過的那種感覺！），頓時變得苦澀不堪。這種事一旦真的發生，我看不管是用什麼理由、什麼藉口、什麼言詞，也難於消除這種苦澀的感覺。移情別戀到底是自己本身的事，該由自己負責。我想起我們熟悉的幾位「已故詩人」，想起他們當初狂吻繆斯時以白紙黑字鐫下的鑿鑿誓言，想起他們現在甚至不敢面對繆斯，那種感覺便油然而生。我不敢想像，這種事若真的發生在我自己身上，那種感覺會如何叫自己難受。（幸好自己不曾為繆斯許下什麼誓言。）

然而移情別戀也是須要勇氣的。羅素自己承認了他至少還保有哲人的坦坦胸襟，肯負責任。這麼說來，感覺縱然難受，我們再怪當事人也於事無補。事實就是這樣，我們應該勇敢面對。近來讀到雅波談扶乩的文章，

也有這種坦言：「我在文藝圈浸沉了二十餘年，走進宗教去開拓一個嶄新境界，那是自然而然的，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還有我們熟悉的溫任平，自己訪問自己時曾分析自己的轉變，承認棄文從命；可是，為人算命看相之餘也偶爾為城市為文學探測未來，至少給人舊情難捨的感覺。另外有位曾經愛詩如命的作家，信仰基督之後竟把自己收藏的所有詩集一把火燒了，相較之下顯得詩斷情絕。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古希臘的柏拉圖，原本是才華洋溢的年輕詩人，在聽了蘇格拉底的一次演說之後，決心尊他為師，捨棄詩歌，學習哲學之道而臻至大成。

文學上移情別戀的故事，古今中外多的是。說「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我不反對，說「那是自然而然的」，我看倒是未必。相對於上述的那些故事，我們不是也有很多拋棄一切來擁抱文學，熱愛文學而至死不渝的故事嗎？我們耳熟能詳的魯迅，為了解救中國人的精神而棄醫從文的事例，不是一再被人抬出來歌頌嗎？哥倫比亞的魔幻寫實文學大師加西亞·馬奎斯，早年原本想學法律，後來感到法律與正義根本扯不上關係，便轉而投身新聞事業。某一天他突然想到要把自己自小便熟悉的神話故事寫成小說，於是把自己關在旅店的房里，十八個月後便完成了「百年孤寂」。再說我們的同鄉李永平，在台灣出版「吉陵春秋」成名後，更努力於創作，目前更聽說他經辭去大學的教職，專心寫他的長篇小說。我也想起五四前後的那些中國作家，甚至中國傳統以來的文人；他們之中，孜孜於著書立說，義無反顧的例子何嘗不多？這種獻身文學的精神，正是目下中國許多熱衷於下海撈錢的所謂成名作家所缺乏的。遠的不再說，就說近的吧。我有時翻閱國家語文出版局出版的文學月刊，但見許多馬來老作家也還創作不輟。論者或謂他們

的國家文學獲得政府大力資助，行情大好，自然有心多寫。殊不知這些老作家在五、六十年代英語當道，馬來語不受重視的時候，已經一路不停地寫，直到現在。馬來年輕作家群中，專職寫作或從事文學研究的人也有許多，他們對文學的堅持，也不全然是因為政府的肯定與支持，而多是本身的興趣與抉擇。他們若要下海撈錢，名利上的收獲肯定比從事文學的得益來得引人。

說了許多文學上移情別戀與至死不渝的故事，我想到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馬華文壇或砂華文壇上，我們總是為移情別戀事件（文學婚外情？）的層出不窮而嘆息？我們對文學的愛情，難道已經越發沒了信心？

老兄，外面的世界一路來風起雲湧，於今尤烈；對比之下，我們的文學江湖因而更加寥落了。不是嗎？大家又提起文學無力感了。是的，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奧登自己都說了。前幾次回去，和你談起種種，聽你常常破口大罵，感覺你是火氣越來越大了。這樣是好的，火氣大表示你心里越發熾熱，如果沒了火氣，心里死火，豈不應了「衰莫大於心死」？對於社會上的種種現象，如果我們沒涼沒熱，一點火氣都沒有，那我情願排斥這種高深的修養。有火氣表示我們心里還有感覺，還有正義感，還想做一點什麼。可是，更多時候，我們為文學的無力感而生氣，甚至覺得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就算在文學里「反映現實，提高社會性，加強憂患意識」，文學的社會功能還是一樣軟弱無力。一部傳誦千古、有「高度藝術價值、高度社會現實意義」的「紅樓夢」，到底有多少社會功能？幾千年來優秀的中華文學，又曾經為社會帶來什麼影響？老兄，你知我知，「世界老這樣總這樣：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里。」

所以我說，期望文學對社會帶來什麼直接快速的影

響，我們肯定是要失望的。我近日常想，哲學思想與政治運作可能才是主宰人類社會的兩大動力，所謂藝術嘛，對不起，要靠邊站了。如果我們想要快速地改造社會，以效率而言，最好直接地參與社會工作。所謂社會工作，在我看來即包括「管理眾人的事」以及「傳播思想，改造人心」。這麼說來，如果我們的文藝青年背棄文學，轉而全心投入社會工作，希冀改變社會，那豈不是造福人群的事？我們何須為他們感到嘆息？我們應該為此而替社會人群感到高興！

我想我們又涉及「什麼是文學」，「文學的目的是什麼」等等基本問題了。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作家都對這些基本問題有明確肯定的答案。我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我仍然未能清楚解答這些基本問題，那也不會妨礙我去欣賞文學或創作文學作品。我們唯有親身去閱讀文學作品才能認識什麼是文學，我們也唯有親身去創作才能找出創作的目的。這種言詞雖說是漂亮的說法，卻明顯地有四兩撥千斤，避重就輕之嫌。坦白說，我自己曾試圖在眾說紛紜之中提出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理念，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我肯定文學必須以作品為本位，卻還覺得文學不止於作品。除了作品，文學應該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別的價值存在。如果創作者說：我只管創作，其他的我一概不管；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深究起來非常一廂情願，不能解答些什麼。如果創作者只以創作為滿足，那無異於本能的發洩。如果創作者只想以創作引人讚好受人肯定，那實質上是虛榮心作祟。如果創作者想通過創作表達思想感情，那麼，抽掉思想感情之後文學還剩下什麼？而且文學也不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最佳途徑吧？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老兄，你或許要問：到底你主張如何？說創作者以創作為滿足，發洩本能，想想也沒

有什麼錯。上古的人類在石壁上畫畫，現代人唱一首歌跳一支舞，何曾管美術或歌舞有些什麼作用？創作者一心求好，希望作品受人好評，也表示他對自己的作品有所要求，正是其過人之處，有什麼不好？創作者的作品里不能沒有個人的思想感情，文學雖然不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最佳途徑，卻可能是創作者最善於掌握的手段，別無他法。

我自己這麼想，不管你怎麼解說，文學就是文學，千百年來它就在那里，與世界其他事物一起流傳下來，一直不斷發展變化。我們去親近它，認識它，便覺得它包涵無窮，各人皆能得其所好。我們實在不必規定或解說它必須這樣必須那樣。文學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那樣。我想這是最開放的主張了。

寫到這裡，再省察一下，頓然驚覺：既然文學本身如此開放，則我們這些局外小卒，口口聲聲批判移情別戀的人，一味要求別人也要求自己對它用情專一，豈不是庸人自擾？我們親近文學時，文學何曾小氣地與我們約法三章：只許你愛我一人？慚愧呵慚愧，老兄。或許我們都應該再好好去認識去瞭解文學的真性本質。或許我們對文學之愛根本不能以世俗之愛來比擬。你要死心塌地，貫徹始終的愛它，它當然接受；你要愛它又愛其他許多情人，它也不反對；你要什麼時候吻它什麼時候與它離婚，它都欣然同意。文學原本不曾向愛它的人求取什麼。浸淫文學之中，肯定的我們自己先要付出，而後才有所收穫。付出的是我們實際的努力，得到的是我們精神上與心靈上的自足。我們是否能持久愛文學，我想關鍵應該在於我們對它的瞭解如何，對它的信心如何。

記得幾年前蕉風月刊曾載有一篇余光中的專訪，最後一個問題是問他一生最大的抱負是什麼。他直接了當，

只說了兩個字：立言。這是多麼堅定的語氣！我想余氏立志以文學立言，顯示他對文學充滿信心。是沙特說的吧：發言就是行動。文學何曾是脫離社會人生的行動？文學其實也是社會行動，一種保有藝術冷靜與藝術距離的社會行動：因為冷靜與距離而能把社會與人生真相看得更清楚，因為冷靜與距離才能把心中的熊熊烈火疏導昇華到藝術的境界。文學對社會難有直接快速的作用，對人心應該有潛移默化的長遠效果吧？所以我想，愛文學的人如果也愛社會工作，則他何須與文學離婚？文學甚至可以是他成功背後的女人，輔助他、支持他進行他所抉擇的工作。

關於信心，我又想起我們的朋友葉誰老叔常常提起的問題：請問你有沒有堅定的思想？有堅定的思想，則個人必定深具信心了？但是如何建立堅定的思想呢？懵懵懂懂的人，以「沒有思想」為堅定的思想，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動搖其信心。再有心胸狹隘偏激的人，死抱着一種主義一種思想，是自信得頑固。文學其實不是一種絕對的東西，我們何須對它要求絕對的愛？我想堅定的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開放的思想。文學是如此的開放，我們對它的愛也何妨開放一些。開放的思想何嘗不堅定？開放的愛何嘗不真摯？

用開放的態度看文學，當知文學天地之廣。很多人都說過了，在中華傳統文化里，讀書人都是文、史、哲不分家而融為一體的。到了近代，如我的偶像胡適，也確是如此。現代文學論者常謂胡適的白話詩失之淺白，不夠深刻，但是你看他寫舊詩評舊詩，你不能否認他是一個懂得詩，「知詩」的人。我常認為他也是深具詩心的人。讀他的哲學論文與政論，你不會感覺他是個不愛文學的人。再有我心目中的「洋人偶像」羅素，你讀他的哲學論文，你真的可以感覺到英文之美，怪不得他能

以「西方哲學史」而受頒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是西方集文、史、哲而臻大成的人。再如詩人出生的栢拉圖，據說他的「理想國」文字也十分優美（我自己未曾讀過），或許栢拉圖式的理想國構想，也是脫胎於他永遠年輕的詩心。可見這些不是純粹從事文學的人，卻懷有文學之愛。

相比之下，魯迅立志以文學解救中國人之精神，到頭來也擺脫不了文學以外的政治與現實糾纏。近讀王德威評李歐梵的魯迅專論「來自鐵屋的呼聲」，其中有一段說：「魯迅寫作小說，緣起於改造民心的教化動機，但當其作品愈益精煉之餘，卻面臨邏輯上的兩難——小說愈逼真愈寫實，愈暴露現實的冥頑，改造的無望。」我想這不能不算是現實給予他的一個嘲弄，反諷。又說：「魯迅之左傾，有其道德上不得不然的使命感，但實質政治的苟且黑暗，驅策他在希望與絕望的兩極間掙扎不已，至死方休。」我想魯迅的努力以文學開始，他最終的掙扎卻是由於政治的糾纏。持平而論，沒有人能否認，魯迅出於教化動機的小說，寫來極富極巧，構思獨特，以文學角度來看是極有深度的。然而他的影響力，顯然是因政治理由而被神化了。我自己心下曾暗暗感嘆，他是「生於文學，死於政治」。比較而言，胡適也是深具詩心的人，他對政治民生的關懷，可由他深具遠見的自由與民主思想中看出；而「中國哲學史大綱」他只寫了上卷便溘然長逝，我心下總覺得他是「生於文學，活於政治，死於哲學」。這裡所指的政治，借王德威的話說，「非僅止於黨派間的攻訐纏擾而已，也泛指社會各個分子觀世、自處、處人的概念及方法集結，以及因此而生的象征或具體性權力關係的讓渡移轉。」從這種廣義的角度看，政治的關懷其實也是傳統讀書人文、史、哲共融的關懷，更是現代的文學藝術應該確認，無以迴避的一種道德承擔。有人說，文學是美的，同時也是好的。

開放的文學關懷，與一切的終極關懷應該是共通的。果真如此，難道我們的文學經不起外面風起雲湧的沖激？文學逃避不了這些沖激，我們便要面對它！

老兄，江湖寥落爾安歸？我們實在無須再為文學的愛情故事作小家子氣的感性嘆息了。讓我們學習文學的坦坦胸襟，把文學的愛開放，推廣，擴大，提高……。讓我們理性地檢討「主觀因素與客觀環境」，重新認識與瞭解文學。如果說「石在，在水中，火種不滅又如何？」是我們對客觀環境的質疑，則「江湖寥落爾安歸？」應該是我們主觀的積極反思。二十年前一批星座青年的豪情，曾經鼓動他們熱烈地追求各自的文學理想；而如今大家疏遠文學之後，試問他們心中的理想與熱忱所剩幾許？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星座詩社是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生活的……，那麼請問，當初肇始於文學的豪情，如今都到哪里去了？

老兄，當外面的世界風起雲湧，當內心的江湖愈加寥落，當我們在漸漸暗淡的星光下累得快要垮的時候，我們會想些什麼呢？我會想：讓我們的豪情重生於開放的文學，讓我們在開放的人生里站立起來……。

又及：

老兄，這篇序文原本為選集而寫，卻沒提到選集的事，總覺得還欠缺了一些什麼。仔細再想，「雲湧」的思緒，可說源自上册選集「石在」的序文。或許就把「石在」序文中有關選集的一段輯錄在此，為本集的讀者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吧：

「老兄，選集的出版，雖然幾經辛苦，一拖再拖，可是為了在文藝資訊的傳播方面獻出心力，我們能做些什麼就去做吧，做不來的只好盼望別人去做了。這本選集

收錄八七年與八八年的文學獎作品，另一本選集則集合了八九年與九〇年的篇章。兩本選集一起整理時，我決定把評審員的評語也一起收錄。我相信作者都有雅量，不介意這些評語（或褒或貶都有）被公開。在批評風氣嚴重缺乏的情況下，這些評語應加珍惜。總的說來，這兩冊選集的作品還算可觀，就數量而言，「石在」收入詩作十五首、散文廿三篇及小說三篇，詩的收成比較上較差。下一冊選集收錄了詩廿三首、散文十七篇及小說二篇，詩作收成較好。作品的質地如何由作品本身去說，我無須多言。但明顯的是作品內容與風格相當多樣化，並不局限於什麼主義或流派。作者群之中，「石在」裏出現了數位文齡較長的作者，如謝永就、沈本愛、鞠藥如、梁放、陳蝶與黃澤榮，下一集的作者群則多為新秀。另外，兩本選集的作者也不局限於砂州人，本集的林陽來自吡叻，在砂州執教數年時常投稿給「烟火」副刊。下一冊選集里的陳全興，原為檳城人，在沙巴醫院任職時也常在「烟火」副刊發表作品。至於陳蝶，數年前自西馬到古晉定居，已自言是東馬人了。新人之中，李笙的詩作在本集中收錄兩首，其標青表現將見於下一冊選集所收的八首詩。除了李笙之外，表現突出的當推勉之。她的散文本集收了六篇，下一冊將收四篇。我總覺得她是深具文學慧根的人，從其散文看來，常有令人嘆服的妙想。當然，選集里的其他新秀如楊熾、艾利等人也各有所長，我們都希望他們以後有所成就。

老兄，……下一冊選集我建議定名「雲湧」，不知你的意思怎樣？……」



詩

卷

.....

讓我們乘坐傳說中的那隻白鳥
越過文明，越過街上喧囂的猛獸，和
原本越不過的人與人的距離
而愛，平原上綠滿了樹林

.....

-----〔星的聯想/李笙〕



一九八九年第九屆文學獎詩組得獎作品

星的聯想

· 李 筌

遼復的暗影里一盞燈多麼茫然
每夜，我仰臉打這兒走過
那灼藍的眼睛也移動着嗎
呵，面對一顆星
我心中盪響淙淙的水聲

濃黑的霧又昇起了，如擴散的憂鬱
請垂下妳發光的長臂
且緊緊握住我求救的手掌
悲哀藏在踝下，請讓我們踴躍它

讓我們乘坐傳說中的那隻白鳥
越過文明，越過街上喧囂的猛獸，和
原本越不過的人與人的距離
而愛，平原上綠滿了樹林

時間總愛裝扮成偷襲的刺客
向生命的庫房洗劫

何須驚憂？且讓我們與它開個玩笑
將黑髮白髮剔成一隻月亮

然後飄向鳥鳴和唱的音樂室
夢的花園、神話的王國、莊周的蝴蝶悄悄合翅
我們在上昇的風景中舞蹈
向宇宙索求萬籟的安靜

哦！永恆的波浪緩緩呼吸着
夢囁像成熟的果實落下來
妳在小小的滿足中睡着了
明天，我們將到永恆之外垂釣……………

呵，星去無踪
我的地平線上倦卧着
東方裂帛聲隱隱傳來
而心中的泉水仍翻湧一句話：
何時她才臨流捧飲那孤獨的影子

一九九零年第十屆文學獎詩組得獎作品

明天，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 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

· 李 笙

我想寫一首詩

在今夜，當意志轉弱夢魘漸漸擴散

寫一首嚴肅虔誠的詩

讓生命的封面坦然揭開

裸裡我內頁的思維

沒有雕飾和華麗的詞藻，在今夜

這是我唯一勇敢而

秘密的表達方式，向誤解頻頻的世界……

——而明天，可否告訴我你的版權誰屬？

我想用黑體字寫一首詩

在深夜，當寒露漸漸入侵

即刻寫一首立意明確的詩

且親自校對，在深夜

向昨天盲昧的我

把一些放縱的過失——校正

可疑的行為刪削……

——而明天，可否告訴我你對我的審判評價？

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
在凌晨，當空虛如傾倒的墨水瓶……
相對於未知的明天
我急急寫下一首寓愛於生命的詩，在凌晨
這是我唯一懼怯而
執着不易的信念，相對於
游移不定的明天（我似乎
瞥見了可疑的意象）：
快樂、生活、憂傷和
如期而來的打擊……
——而明天，可否告訴我生命是不是一首
一首複雜堅澀的預言詩？

明天呵，相對於你久久的沉默
我使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
虛渺。并且相信，明天
當曦日升起一切希望回暖……
并且後設我將成為一名
耽於文字的書生
從容地等待（如世界等待愛的完成）
呵，明天，你終於成為我理想中的
一首小小的寫實主義的詩——
平凡、樸素、實在
讓我輕易解讀……

傷口猶在唱歌

· 李 笙

雷鳴耳鼓

十億兆的銳憤目光的閃掠中我聆聽

大地疲憊的悲吟，隱隱

一縷針尖啊，黥在羞愧的顏面

門外風大

俯臥的歷史，我該如何磨拭你滿臉的蒼苔

而我是一方陸沉的小岩

炮響時，多少仰望的日月皆熄滅

星座傾圮。豢養於心中，那驕傲

數千年沐枕過

那豐腴如曦露中盤昇的海芋

炮響時，多麼壯偉的灰燼啊

爆炸聲曾轟笑過數千遍

哭過。層雲依舊昏曠飛過

然則族譜上翻掀的手不顫悸嗎

從空白到最末一頁

埋沉在腥腐底井穴
一把撈起便是一撮黑骨

如今天空是無晝的月蝕夜
航程是森林
我已被死者的血液釀成一斷茅
漆黑中，路途跌盪如崩潰的懸崖
呵，次第深陷的傷口
請為我憤怒的前額點火

而火焰能遺忘嗎？臉上的黥紋
燬失的灼灼的雙瞳
耳朵。掩住夢猶夢見天墜
當暴雨傾瀉如嚎泣
在炮管之外，千傘之外，何時
才有人仰臉走進晴朗的歷史

海的疑懼

· 李 筌

當海風只餘下乾燥的松聲
我在岸邊徘徊猶豫，看着
午陽西下斜斜，漸漸染黃
手中迅速沉重的詩集
迅速的我發覺夢與現實
是一洋混濁的海
而我們選擇流放，忘了
水與歷史的涵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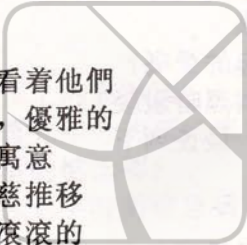
當海風只餘下荒漠的松聲
我在尖拔粗銳的岩石上獨坐，讀着
海外捎來的詩集，一些熟悉
然而遙遠的名字：渡也、苦苓、楊澤……
夕陽美艷，在水平綫彼端熊熊
焚着恐懼一片，迅速的
我感到一陣凄然的喜悅，彷彿
千年前水的真理依舊
啊，依舊有人繼承，在海外……

當海風只餘下寒凜的松聲
 我在海邊浣足，撫摸着
 水在溫暖中的冷意，迅速的
 天空全黑了下來，晚雲下
 一隻灰鳥懨懨撲飛——
 滾滾東流啊，我們能够任由
 飛鳥離開樹林孤飛任由
 夢在夢中憂懼任由
 時間在時間中燬失任由
 啊，歷史在歷史中空白？

當海風停息無聲
 我懷着詩集站在高處，企盼
 一顆星牽引永恆的方向
 傳述終極的意義……
 而我們，流放南方的我們啊
 如何能够忘卻維持
 維持思索的姿勢？面對
 詭譎的黯淡的星光，以及
 最初我們灼亮的源頭

海邊紀事

· 李 笙



在海上，我靜靜的看着他們
浮游如一隻隻水鳥，優雅的
感覺着水的溫暖和寓意
遠海無風，波紋仁慈推移
托引了夕日一輪，滾滾的
彷彿一個愛，濺開，在他們仰起的臉上……
而我困頓的倚着斷木
多麼像一名潛逃的士兵，流亡來此……

我在岸邊孤獨的走着
望不見盡頭的沙灘，蒼白的
沒有任何適於生存的象徵
多麼寒冷啊，那襲擊而來的浪濤
我感到一陣顫慄的暈旋……
我走着，祇為了想努力確定
請教導我，我是多麼渴望泅游於大海，需要
太陽、人類和愛……

我無助的坐下來沉思，感覺着
一種巨大的被遺棄的悲哀
彷彿，啊，我是錯失了年代的岩石小小
漂流來此，世界已漸漸昏暗
漸漸因太過理智以致冷漠……
當海浪驚嚇了我的坐姿
我清楚聽到了，一排
迅速遠去的笑聲……

我憤力揮擲出去，一塊頑石
想像那是殞星，沿着切綫
迅速的離開了陰鬱的地球……
啊，紛紛回撞過來
那是大海久已遺忘的愛嗎？
我頹然看着，一個黑暗緩緩
掉落、沉沒……最後剩下
一雙緊緊依偎的
鞋子
遠遠的，在天地與黑暗之中

我們祇擁有一個地球

· 李 筌

(1)

你可以了解我在回程上的哀愁嗎？
你可以了解我在億萬光年外的孤寂嗎？
你可以了解我對祖星的惦念嗎？
你可以了解我聽到你名字時的惶急嗎？

窗外迅速地飛過了
一顆
不知名的星球

寂靜無聲
我枯坐不斷變型的宇航艦內
徒然地任血液澎湃衝撞
彷彿一名
心懷古邦國榮耀與耻辱的
戰敗俘虜
（戰爭中的火之羽翼陸續回來
找到了記憶的基地

自億萬光年之外……)

(2)

許多來不及走避的行人
和木訥肅穆的樹木，在
核雨襲擊中，無辜地

痙攣

萎縮

在龜裂暗惡的天空大氣層偶爾
驚掠起數百艘虐殺的飛艦
並且在所有大廈大廈的盲點與盲點哭
聲與哭聲虛妄與虛妄野性與野性之間
爆炸

「地球或將進入另一個盤古——」

我無意識地轉動
電腦複製的立體地球儀
撫摸着它

漸漸腐蝕的地表……

「2/3的自然生態幾乎燬滅。」
電腦目無表情說。

我困頓地投望窗外：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光光光光光光光

都都都都都

暗暗暗

了

•
•

(3)

「愛已淪陷在枯黑的屍骸……」我悄悄

越過廢墟中滾滾溢出的熔漿

拾起了全城中唯一

未被損傷的一顆頭顱

悄悄走向

烟霧滲和着血腥

的

傾

斜

長

廊

•
•
•

「啊，祢還未離開……」我跪泣

祂已塌陷半邊的雕象

彷彿聽見
一縷發自異次元的聲音：
「你唯一的希望
就是尋找
我們久已遺忘的
愛………」

(4)

我忍着惡臭謹慎地切割、剖開
那顆頭顱標本
赫然裸裡了出來——
人類的左右大腦半球
蠕蠕起伏如潮濕的癌瘤……

「啊，那不是地球的形象嗎？」我驚呼
「并且充滿了變率的菌類………」

(光年在密室外默默流過……)

「我終於找到了，」我舉髮狂舞
「地球人博大的愛的表現方式——」
電腦熒光屏上清楚顯示
它的分子結構式：

犧
牲
犧
牲
犧
牲
犧
牲
犧
牲
犧
牲

牲
犧

(5)

「地球已死！」

我茫然讀着
跨星傳真而來的報紙
和黑框的訃告——
一陣落寞的紅雨無聲滑下……
自我愧疚遺恨的心上
感覺自己多麼像一名
宇宙遊子

虛 無
飄 浮……

窗外迅速地飛過了
那顆
脫軌而去的月球

循着地球的方位，我
依稀看到
佔據的硝烟紫霧，和
滿天飛散的繽紛標語……

「那或者是人們最後的抗變。」
我暗忖。

我們祇擁有一個地球

我趨近時終於看清了
標語上寫着這樣的警句



當世界不再真實

· 李 筌

走過生活虛設的疆場
來到潮濕的夜晚，攤開
那被不經意槍擊的身軀
如一條窟窿纍纍的街衢
有一些洩露了秘密的蛙屍
和一點點倦意

走過情感飄忽的烟幕
來到模糊的星空，展視
那歡笑之後的面靨
如一隻兀自撐開的破傘
有一些懦怯的露水凝聚
和一點點寂寥

走過時間，走過
人性的狩獵區，心機依舊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遊戲
坦誠？我迅速離開心靈的森林

讓生命有一點點放縱
一點點革命反叛的意識
且不輕言服輸。何況
21 歲生日已過，何況擁有夢想
何況解禁的月光炯炯
黑夜！我不再耽溺下去了

我不再——哦！我是免疫了
走在下風的斑馬綫
我的眼睛很刺痛
啊啾！鼻孔很辛辣。當上風
幾乎一整個城市都在抽煙
當說謊已成為一種流行症
當世界不再真實，請回家
請向純真的思想致敬
請用大量香皂洗淨自己的靈魂

請——唉！莫再被動
莫再空喊口號了
走過太多生命的廢墟
床正召喚起暖暖的夢
當明天曦日又權威地升起
棄置昨天我們盲昧的殘骸
去挑戰
去實踐
——我們心中快樂而純淨的世界

我們親愛的 薩達姆·胡申總統

· 李 筌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申總統
他實在是一位勇敢的戰士，常常豪笑
踮起腳尖仔細張望，在世人炯炯目光下
向他人黃澄澄豐腴的版圖
並且用勁猛拍
中東最大最要命的傷口
讓美國一整夜雪雪呼痛
驚惶，世界啊，都隱隱地震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申總統
他實在是一位仁慈的長者，最喜和平
哪，讓世上所有電視證明——
他用鐵戟般的鬍鬚親吻孩子
向他扣留的人客微笑，溫和招呼
並且貴賓着他們，在非常豪華的
如果第一顆子彈的焦點上
並且給他們很少的自由

和一點點甜膩的死亡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申總統
他實在是一位偉大的英雄，宣揚真理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於是他領着驍悍的部隊
懷着改造人類生活的使命
在科威特頹廢早衰的歷史上
留下深深的夢魘
和他昂藏七尺的肖像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申總統
他實在是一位——哦神
獨立地球最荒涼的廣場中心，顛危危
當他無懼於文明
的公理和正義，放逐
所有良心和野心
當他的論旨幾乎成為咒語
信徒們猶豫向前或者後退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申總統
他實在也許是——
啊，一界碑小小
面對天空封鎖的幢幢黑霧
凌厲的閃電，一邊隆隆直滾而來
除了最原始的孤獨和慾望
歷史，巍巍在一個激烈碰撞中
無聲地，滑脫出地圖……

呆子的世界觀

• 李謹光

你仍然流着五千年鮮紅的血
但沒有半點文化的基因
既然擯棄了
五千個春秋，一個銀禧又算什麼

苦守着一口沒有清泉的井
狼吞虎嚥
一坩埚被炒了又炒的術語
盲目地演繹
一條條被重複了又重複的方程式
(當井被人用鮮血染紅後
你才象徵性地帶上一條黑紗)
眾生說：
那是一塊神聖不可侵犯的
領土
或者說這是另一種烟火
絕不全面

你如何帶動一系列不能間斷的列車？

我始終看不見自己的眼睛
也不知何時開始
在茫茫的大洪流里流轉
偶而
感覺到虎腹的和暖
（現狀張着申時的虎口
如果一不小心
連一點蛛絲也未留下……）

朝九晚五過後
俗務與新聞
祇能在健身與娛樂之間
攫取魚
或者熊掌
如果再去敲擊那扇雕龍的門
只有在燈火闌珊處
苦撐着一襲飄搖的孤魂
或者就做那
「寶蓋下罩着的一群豬」？

馬賽地豪華流綫型跑車與高尚獨立洋宅
不停誘迫你走上梁山
誘迫你
罄盡未來十五二十年的資源
之後，經年累月
向江湖父母
事盡第廿五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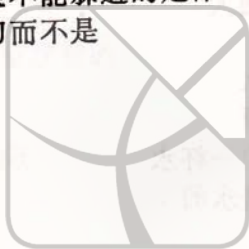
所以，花前月下
有人總愛稟承銀行家的鷹眼掃射：
是租戶還是屋主？

「未聞刀沒而利存
豈容形亡而神在」
然而，徒俱七尺之軀
是否能勝操一柄解牛的刀？
最終還是在知性感性良知和歲月交織湊響下
走向沒有星沒有月只有霓虹燈的
街道
走向一個冥頑不靈不能躲避的定律
僅僅傳遞那把牛刀而不是
刀神

在江湖道上
以不守稱的中庸
以污穢的口語
混得一身銅臭
竟然沾沾自喜

要記住
競爭已經升級
你必須設法跟上強風的腳步
循着圓規方規扁規跟上
強風的腳步
或者，你選擇向自由扯白旗

是瘟疫呢還是刻意經營的
系統



一拍即合衝也衝不出的

第四度空間

在青黃不接的年代

是選擇向月亮求愛還是

躲進虎腹里取暖

把生命交給

麻將桌，不按理出牌

是道友取勝的唯一途徑

把最廣義的加諸商品

把最狹義的加諸個人

朋友之間一杯淡水

常常被衡量後標價

銅腥味很濃很濃的一杯水

再也嘗不出一種雋永的

淡味

難道是衆人皆醒

唯我

獨醉

倫理

是一隻過街之鼠

臣君子父齊齊跪倒在世俗里

虔誠地向

物質觀

膜拜

仁義

只是一種規律化的開場白

一種見面的

儀式

寒暄過後

言歸正傳時

總免不了

伺機向你

開

刀

他還是堅信

傳統不是這樣的

傳統不是超級市場里擺賣的

廉價雕刻

在流言與蜚語中走向

荒原

用呆子之勇

敲擊一朵不銹的古銅鐘

響與不響

已是度外之物

冷漠冷感已是最熟悉的眼神

他還是堅信

風氣之先必先有爭論

良田之於荒野

必先耗盡拓耕者之神形

他必須應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

去試探湖水的彈性和迴響

以期得逞……

再以菩薩的苦心營造



一種氣候一股風向
尋覓黃河與拉讓江的
匯聚點
托候鳥把訊息
自崑崙傳向摩鹿山
自摩鹿傳向崑崙山

風塵僕僕一位苦行僧
貿貿然撞進一個人情味很淡很薄的區域
化緣
嗟來之食
是唯一的安慰

同樣的古道
他走着
怎麼走不出夙昔的輝煌
他還是海枯石爛地走着
一定要設法
讓生活中鍛羽之徒
完成勾踐心願
衝出胡同窄巷

期待
你張口
我張口
他張口
數千古風流人物
數歷史的腳步
奔向火燄
奔向陳列在高堂的
器皿

龍血鷹氣

李謹光

詩云子曰以外
絕對要掌握哈佛的
陶朱訣
更應該全天候
全副武裝
而一旦綻露隱側
馬上會被扣住麻穴
成為
生活之剋



不如把情感
包裝進
防震紙箱加膠紙
大大方方地標上
布魯塞爾商品編號
箱運給
盤古

(祭酒說：詩人是走私高手)

往往能脫稅過關)

只待夜深人靜時
才與妳
通電

繆思
是生長在青澀年輪的
華髮
一切感覺
往往托付
電腦
去過濾
去糾正，以便歸納成
最高指示

儲藏入硬件後
一按盤鍵
立即呈現的
八股文，不變應萬變
仕途中沙場上
最全面的
通行證

天安門火劫後隔日
道瓊斯指數金融時報指數日經指數
恆生指數加權指數和海峽時報指數
指着
你隆冬的心境
(唉！那些果碩
二百年前已經有了)



仍舊是
非常的年代產生
非常的人物
非常的環境出現
非常的英魂
怎麼叫囂了
七十年
才得到
七個星期的
新鮮空氣，過後
把三千壓縮成三百（註）

傳頌千萬遍，給予定型
而絕對的服從
戲劇地催化
絕對的反動……
（你不得不認同
那隻螳螂所揮出的
一雙浩然之臂）



而你的威力
爆發自十一億隻
壓倒性數目
視覺聽覺
駝鳥
爆發自
「王，仁義而已矣」
的堅強盾牌背後

但是仁義的
陽光和雨水
祇能
在大千世界中
尋覓
借重十一億以外的
迴彈性和
張力

詩云子曰以內
絕對要
以斲輪之手
重組諸子百家
格物致知以後
重新畫過
生命綫



孩子，假作真時真亦假
真作假時假還真
孩子，林妹妹的臉色太蒼白
薛姐姐的臉龐太圓滑
孩子，大千世界中
利益才是仁義的溫床

詩云子曰以外
生易是生易易易生
擠過中庸的窄門
必定左右逢源
在經濟大蕭條聲中

的變數規律背後
實質成長因素

詩云子曰以外
或者修身不足
或者齊家未竟
已經半路出家
統領
半壁江山

倫常已被電腦攻陷
在合成電路集體領導下
在螢光幕的大海中
漂流

你如何在這座舞台上
塑造一個最具說服力的
模型
在脫衣易裙之間
向尋找聽覺視覺美感的
字眼
出售
瓊漿玉液
而把情感箱運給盤古

你如何塑造一個最渾圓的
龍血鷹氣
完人
在現代……

把脈後



老詩

搖身一變，成為
最豐收的

漁翁

所以，你怎樣也要搞通

道瓊斯指數金融時報指數日經指數……

血流過急

氣喘過速

華陀說：一定要常服

血氣調和劑

你不能單單聽

他滿口陶朱

算盤訣

而須領會

他第四層次的

語言



這是重建後的陽關
一條重建後的雙程
龍族陽關道
天橋騰躍，必須負馱
物質的精髓
以及千錘百煉的
思維
驛行

（註：根據美國之音的
數字）

初稿於「六四」後數日
，九〇年八月重修。

醫生手記

在醫院

· 陳全興

在醫院，我是一隻長鯨
必須專注地看你
必須傾心地聽你
眉目之間，呼吸之中
一種深藏的秘密，讓我
設想曲折只為了尋求圓滿
設想撲朔只為了尋求明朗
而無奈呢？只在於噴射一種
水注，不，一種激情
向青天，為了一生的見證
向青天，我在海上……



在醫院，我是一隻長鯨
必須長吁短嘆
必須淡定悠閑
並且保持低態，為自己
見證靜默、快樂、以及
所謂的永恆，為瘦削的

自己，我只能冥想

海比河還闊，洋比海還深
巨浪翻滾過來，細水蜿蜒而去
在海上，我是巨大但細小的
在海上，我是唯一的哺乳動物
屬於陸地……

在醫院，我是一隻長鯨
獨特而寂寞地肯定時光、歲月
以及這短短一生，而我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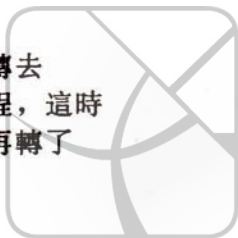


情為七絕句

· 陳全興

1

我在小巷歧路彎來轉去
企圖拖延最後的行程，這時
她突然開口：不要再轉了
汽油已經用完了



2

欄外的風衣還滴落着
昨夜的雨，而我就要
出門去了，她那細小的碎花傘
願不願意盛起今晨的霧呢？

3

橫阻在心已久的意念
再度來臨時，我必須好好把握
真的，它給了我很多機會
除了它，我什麼都擁有

4

愛情本身無恙
受蠱惑的是感情與情緒
我如斯安慰自己，並且合十
祈禱你的來臨

5

來，讓我看清楚你
眉目之間，那一場熊熊烈火
焚燒我不設訪的城，以及無辜的
自己，而我願意

6

不要驚慌，陪我獨處
陪我開創天地、山水
以及家，我們一生的寄托與溫馨
在小小的守護港灣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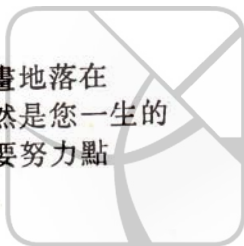
八方風雨敲打小小的我們
謠言散佈在霾黯的天空
在生命的長欄，我們堅持用信心
見證時光、永恆、以及愛情

簽名

——致母親

· 陳全興

只是三個鉛筆字
歪歪斜斜，不依筆畫地落在
小小方格內，卻顯然是您一生的
保證與信任，下次要努力點
這幾科考得不好



只是三個鉛筆字
父親出遠門未歸，只有您
吃力地簽下，成績單上
紅藍雜亂之間，這一記
濃濃的黑，像您的髮與雙眼
像您永遠的關懷與愛

只是三個鉛筆字
從小學到先修班，雖然依舊
萎縮在不顯眼的底端，依舊
歪斜與不依筆畫，但在心中
深深烙印的簽名


簽下了我今日的亮麗與平穩
繼續前行

（註：中小學時，父親常出外工作，母親常代簽成績單，那吃力的三個鉛筆字，至今還感觸良多，是以為詩一首。）



望北

· 陳 劍

(人家說，北方好冷。而祖父說
北方的雪，好美……………) 

給我一夜北國的淒迷
雪花飄白了塵湮
爺爺的鬚
髮

天邊來的雁是故國的孩子
吟唱着最北的歌
風中叮噹搖晃醒了
打盹的貓
和午夜無聲言語一些些

一罇絕冷的懷鄉酒
一次俯拾霜白的棉子
就想起了一片飄雪的顏色
印象淡呀淡呀淡似一杯冰冷

思念卻長如七里香纏繞纏繞
令人心碎

快來快快來快快快
來呵！伊人
剪一束妳的青絲
以妳底柔妳底媚妳底脉脉含情
溫熨這枯朽
的夜

蟬蟬嘿
如果你有盞盞寂寞，那麼
全數擲下吧
擲下來了
你的哀傷
我底感傷



（人家說，北方好冷。
而
祖父說北方好美
我願隨孤雁行千里
看看您的童年，祖父）

貓的心情

貓
弓背
拉滿弦
伸盡慵懶
似欲發欲射
卻又蜷縮原地
(別管心情)



喵
張嘴
掀鬚鬚
欲言又止
冷冷橫一眼
收回一縫視線
(別說心情)

貓
伸手

· 楊 粟

洗把臉

不吐不快

因天生潔癖

吞下滿腹塵埃

（別提心情）

喵

豎耳

踮着腳

張牙舞爪

撲了一個空

怨怨恨恨悻悻

（別惹心情）



想 你

· 夢 揚

01
GIRL



02
一個個夜深皆輸給你的笑靨
抽根薄荷烟
流轉不去的心事盡是你
我瞳孔里久養的感情

03
久匿心田的青蛙
不設防間 全喋喋醒來
倏忽就緊貼着汗衫泌出
許許多多
混有酸味且多汁的心情

04
句句誓言

或許連星星都笑談間忘記
久久地我在孤獨的影子里
俯拾 透過時間
滴落的顏色仿如深紅的淤血

05

一束玫瑰背負着愛情
我粗糙的手握有太多的溫柔
盛夏 坐在公園多夢的風里
冥想 諾言說了之後
會是什麼

06

等待
順便想你



那天，我在星期日市集速寫

· 楊 熾

把千柄熾熱撐起又怎樣
汗濕的容顏
滾燙的歲月
仍圓鼓鼓地撐着
七彩絢爛的太陽傘



便是
那炎炎的風
慵慵渾渾搖醒太陽早安

「先生早安」
人潮就如期湧至
如覓燈的蛾
探覓滿懷豐收 紛紛
自烟霧瀰漫
自雍容華貴
自疏遠至臨近
陸續 擠成

可這裡並沒有亮麗出售
 縱把肩摩踵接單純成一串聲音
 依然 有個隨波逐流的故事
 在潮中
 沒有人追究來處
 追究膚色 根源
 就匯成
 一種協調的步伐
 塑造美得燙手的生活

於是
 就用最美的言語
 叫賣擺到盡頭的盡頭
 多琳瑯的攤位
 恰似閃亮簇簇的希望
 呼吸着生命
 醞釀發酸的空氣



醞釀該歌該泣
 許多傳說的喜悅
 皆是聒噪的交易
 許多炫耀的盛事
 皆是揶揄自山區擺自鬧熱
 揶揄自抹不涼的汗水涔涔
 交流各族人間的山河豐姿

山河豐姿
 一絲一絃的憧憬

總在不經意間凝集
成堆成疊
成富饒的擺賣物
反換得
一聲最終的言語
「先生 您連根拔起的文化要販賣嗎？」

（那天 我在星期日市集速寫
攪拌不是黃不是棕的色彩
繽紛一幕璀璨的畫
畫出團結
就是這麼一幅
夾着腥味的
的
萬頭蠢動）



天地悠悠

· 楊熾

倦了，我最初和最後的跋涉在
綠野斑駁處歸來
迂迴的風協奏蔓草飄搖
長路罩我重疊的累，珊
何其荒涼的歲月後
許多零亂的碎石路就甦醒
迢迢散發着栢油味
唯一的綫索是尋妳，珊
長途車外焚毀的黃昏里
我看到鄉村發展的課題一些些

一切我夢的
皆砸碎顛簸於長途車里
酣睡，有一陣炎炎的熱帶雨
滾燙我的眼看廣漠的淒景
看三馬拉漢藏起的翠綠
植我流向一座名喚貓的城

珊，下次

當妳心中仍溫存我的不捨
我不會再向外邊流浪
讓孤絕把我的魂燒成一個傷
像他們一口口離鄉的貪婪
跨越國籍，風霜的魂
被淘金夢滲濕了

珊，下次

當夜如黑綢緞洶湧下次
的時辰，我不再計算窮荒的深度了

說起那個易碎纖細的日子呵，珊
有兩個泥土色的小孩，曾經
耕着疲乏的願望
犁着加里曼丹曬乾的天氣，跟隨我
把包袱揹成深深淺淺的沙塵撲撲
跟踪剩下來掩臉茫茫的路
纖細易碎

珊，我們是溫室和教科書里栽培的安逸
似蠶，咀嚼着自己純白色的美麗
有許多不凋的夜，失眠倒懸所有的窗子
將樹影傾瀉成一小杯月色
當室外張貼起一群印尼勞工的喧嘩
我就展讀着陌生的語言

卻迅速驚駭自己竟被他們的歡騰
排擠出這片我們熱愛的憂忡的國土呵，珊
人間樂園也許沒有固定地址

我們讀書時候常嚷嚷的移民熱潮
是不是該就此淡忘？

時間很傷風的冷
世界在長針短針里遺失邊沿
夜緩緩瀰漫，我投身暮色蒼茫
蒼茫投我以孤獨
珊，妳是否在燈火最艷處
讓我頻頻回首
我知道這趟歸程將和憂鬱共眠
有一種過眼雲烟的疼痛
正燒斷一壁壁熟稔的倒影



二〇〇〇〇年後 當風捲起沙塵滾滾

· 楊 熾

「珊，沙塵滾滾中
暮色將層層疊疊掩湧過來
窺探凝固的洪荒」



後來黑暗緩緩決堤
泛濫復泛濫
珊，開天闢地的傳奇被淹沒
我們記憶中的盤古呢？
還有我們尋覓的團結呵
是否仍網綁着 ISA 的鐵柵？
那時燦然閃爍的英雄碑上
也許擎着一面太平世紀
聽我說呵，珊
我們爭購搶閱的每日新聞
將會張貼國家的尊嚴
新文明後的街衢
一如我們殷切憧憬
憧憬蠕動充塞一輛輛普騰賽佳

「珊，蕉風椰雨的炎炎氣候中
我依然繾綣這片熱帶風情
悠遠的時空後我仍惦着
我們曾經青蔥的生命
和
蒼鬱赤道雨林的命運」

千萬年後的隔世塵緣
也許華教不再是引起紛爭的課題
一株理想中的異彩
漸漸地漸漸自東方朗開
傳說，喔
傳說中有一條龍
騰躍自東方珣璨的鼓聲喧天
卻從此漸淡漸遠漸模糊

被文明犁過的歷史中
是否仍有一座伊甸園？
我們就酣睡在自己編織的夢境里
然後驀然回首
珊，在黃金明禮堂下唱着國歌
我們純純的校服潔白無憂傷
IBU PERTIWI KU 帶得出多少犀鳥鄉的故事？
我們就持續有點亂紛紛的熱潮
有點恍惚的高喊：NGAP SAYOT
掀起粗暴憤怒一些些

「什麼樣的黎明叫一九九七
什麼樣的人暮點亮東方的明珠

什麼樣的憾恨塞滿了龍的故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我們在肯特基不諳世故的爭論

珊，這些問題都不重要了
一件完美的豐功偉績
必須在燃燒中形成
愛也一樣
是不是？」

二〇〇〇〇年後
我將飄盪在無垠的宇宙里
當風捲起沙塵滾滾
暮色 層層疊疊掩湧過來
珊，我就探覓自己的來世前身
也許上帝會驟然出現
用聖經砸我的魂
「人世間是沒有所謂的因果輪迴！」

傳說一九八九

· 楊熾

於是風沙獵獵就趕去赴一場金碧輝煌的盛宴
一團焰紅的太陽給樹梢叉着跌不下去像一粒帶
刺的芒果盪呀漾呀幌呀欲掉不掉 有一隻歸鳥
聒噪着一塊焚毀的黃昏

說謊的小孩頭上會長出一對驢耳朵

後來電視熒光幕上有一隻松鼠扒着樹樑跳着華
爾滋說着菓實與菓實之間的竊竊私語 後來向
晚的街頭有很多人交頭接耳摸索探覓尋求真理
真理就是大人的竊竊私語

小小孩水汪汪的眼睛守候一扇大大的門扉外有
一隻半大不小的螞蟻訴說有耕耘有收穫的故事

有一輛車載着載着一截成熟的菓園
有一輛車充塞新文明後的溝渠

有一篇空氣污染的神話帶來紫紅色的熱帶雨開
始傾盆而下 浸蝕鬧哄哄的傳奇

而後小小孩開始迷信白雪公主 翻箱倒櫃找出
那面鏡子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後母是嗎 美就是因為心中有愛

我忽然驚覺自己頭上長出一對驢耳朵



沒有影子的

· 楊 熾

樹林背後有一面鏡子 傳說 照千年不寐的長
髮 有微風 有雨絲 有溫柔的魂 夜夜俯聽
纏纏的緣

閃閃的一湖明鏡 有一串淚 有一泡心碎的露
珠兒 有一滴艷艷的蓮 照清晨里甦醒的第一
綫陽光

第一次盛放後的鬱鬱 有驚悸 有羞澀 有披
荆斬棘的白衣騎士 將晶瑩剔透的心 付託最
最清濯的蓮 換取一季遲遲不開的美麗

這美麗 沒有影子的樹林背後最流行

另一段童話

· 蔡 敬

八字是子夜十二響鐘聲
將妳從華麗光彩之中推開去

轟然

冠冕不見 馬車不見

妳淒淒戚戚

夢成烟

淚

是無窮的雨落在無盡的黑暗

(如何收拾那寸斷跌落的柔腸呵)

而那雙玻璃鞋

他已棄之如爛鐵

(妳何處尋覓)

在一個金紅的日子里

伴着喜悅叫喊的鑼鼓與笛聲

他迎娶另一份嫵媚

(他在歡笑哪)

八字 何忍

蒲公英

• 藍波

(之一)

掙離母體
我乃種子
豐滿了羽翼
不願就地盤紮
茁長



踩着徐徐輕風
自由飄忽
在這遼闊空間
那股遨翔意
滑我
追往無限
天際

山巒河川
飛我西下北往

跨越湛藍海洋
總見不見
那片芳草地
可供滋長
棲息

那年
倦意駕馳着風
重返故里
駭見
茂發的一叢
軋轢一方地皮
爭擁陽光爭飲雨露
焦乾了葉
枯黃了枝
為那一季
萌芽幼綠



「生活底綳邊
無奈壓着喘氣
蕭灑如你
不要御下
肆意」

噢
恣意如我
我乃恣意
一朵執着的
叛

逆

(之二)

不是一段
愜意的
遠
足

是風
托你一程
際
遇
空難

落地



.....

常想生命是不是因為年華的增長而有好幾番轉折與段落？也正因如此，必須承認韶光易逝。十七歲那年回到舊時常去的遊樂場，坐在鞦韆上搖呀搖，能回憶的和當時所能體會的只有一陣欲嘔吐的苦感，我的快樂與甜蜜究竟已往哪去了呀？

.....

----- [走一路心裡的山明水秀 / 艾利]



散

文

卷

婚

文

卷

婚
文
卷

婚
文
卷



婚
文
卷

婚
文
卷



一九八九年第九屆文學獎散文組得獎作品

夜半的貓

· 艾 利

她整個晚上都沒睡意，眼光光的張着兩粒眼睛瞪住天花板。謐靜的夜，失眠的心情，上演了一天又一天。窗外常常只有咪噢咪噢成了唯一的聲音。

她總是反覆的聽着那聲音。這時她擁被坐起來，搖了搖身畔那個做丈夫的問道：「喂，你聽外面那個是什麼聲音？」

「哪里？嗯？那里？」他朦朦朧朧，含含糊糊，「我聽不到啊——。」

「窗外啊」。她回答，「你聽聽看嘛！」

「哦？」做丈夫的仔細聆聽一會，不耐煩起來。「唉呀，那是貓的聲音，貓呀——。」

她陡地想起一些什麼，又搖了搖他問道：「你不覺得那很像我們三個月大寶寶的哭聲嗎？我常常有個錯覺，以為……」說到這里，卻不聞他有何反應，她只好停了下來，看了看他，他卻又呼魯呼魯的睡去。

「喂！」她嘟起嘴，一個不如意將案頭一直開着的

那盞暗橙色桌燈拍一聲關上，笨重的動作不慎弄翻了丈夫的烟灰缸，她沒來得及接住，砰的一聲卻已落在地上發出旋轉的嘈聲。

不一會，搖籃里，他們那三個月大的寶寶受驚的啼哭起來，啾啾哇哇的啼哭聲倒真像外頭的貓咪嗅聲。她麻木的任由寶寶哭着。

身畔的丈夫一連串不耐煩的翻身動作，一隻手搭到她身上，含糊的道：「吵死人吵死人！妳還不快點去哄她，去啊——」。

她又拍的一聲開燈，走到搖籃前，又憐又愛的抱起他們的寶寶，一摸，又尿床了。

她為寶寶換了尿片，她仍舊啾啾哇哇的不休不息，她越發的憐愛道：「哦，寶寶大概是肚子餓了，媽媽給妳泡奶去——。」寶寶只管哭，一雙小手與腳儘往她身上亂搥亂踢。

那個做丈夫的坐起來，揉揉惺忪的雙眼去把寶寶接抱過來，一面道：「這煩人的小東西，我都不知為什麼要生下妳！」又向她道：「妳還不快點去泡奶，她這種哭法，我們今晚怎麼睡覺。」

她只覺他對自己在叱喝似的，心里莫明的賭氣起來，沉着臉開門出去，很快的又回來。他們的寶寶卻又在那做丈夫的懷里呼呼睡去。她看着又莫明的歡喜起來，笑容又都跑了回來了。向他抱了回來，摟在懷里是滿心的充實，不一會才把她小小的身體放進搖籃內。

回頭，她正想同他說些什麼，他卻早已窩在被褥里，這時剩下她呆呆坐在床沿。

「你睡了沒有」？她輕輕的問。

「睡了呀。妳要講什麼？」

她靜了良久。良久，她沒由來似的就哭起來。

「喂，妳幹什麼？」他翻過身去，一隻手搭過去想找她，卻找不着。

她兀自哭不成聲。他沒再搭理，入了夢鄉。

她逕自走去依着窗沿發楞的站着。那隻貓兒這時拖了一身的黝黑由一個方向跳去另一個方向，咪噢了一聲。她心里徒生厭惡……。

她將窗簾完全掀開來，晚風拂拂向她纖瘦的身體侵襲過來。她今年廿三歲，丈夫廿五歲，當初相識在高中，後來相愛在社會大學，相守在去年……。

她跟前是一盞銀白色的街燈，反映她的鬢腳臉龐，面頰上是未經抹拭卻乾了的淚痕，她目光落在無垠的夜空。

沉靜中驀然又是咪噢幾聲，她下意識的轉身，要看看他們的寶寶的，那個做丈夫的不知何時已站在她身後，肩膀赳赳的擋在她的前方，就在她那麼一轉身，她整個嬌弱的身體便被擁在他懷里。

「妳站在這裡做什麼？嗯？」

她只管依在他懷里哭了起來，像有道不完的委屈似的，卻又作不了聲，抽噎着，不知從那里道來。

他體諒又愛憐的撫摸她的頭髮，她烏黑柔滑的髮，曾經在那麼無知無牽慮的年輕日子里鞭策在他溫柔的心上，這時卻令得他疼痛。他順勢的撫到她的背脊，她年輕卻有點削瘦的背。這個熱騰騰的生命枕在他廣闊的胸懷里，一生一世都屬於他。而他們共同創造的小生命正

在搖籃里，像一顆有待茁壯成長為希望的種子。

儘管他毫無條件的愛這兩個早已和自己溶為一體的生命，但生活現實中的負擔庸俗的有時真叫他透不過氣來。

「睡吧！」他溫柔的說，「明天，明天還有很多事要做。」

夜幕低垂的無邊無際，他伸手把窗簾拉上，整個房間恢復了剛才的黑暗。



走一路心裏的山明水秀

· 艾莉

小時候愛吵爸爸買大大軟軟甜甜的棉花糖吃，看電影時吃，看熱鬧時也吃，坐在爸爸的頸項，兩腿分叉，雙手黏黏的，手舞足蹈時便沾染到他的頭髮上去。

現在已經不吃了，但覺它有一種作用，比如說是完全不費牙力去嚼咬的，單靠唾液溶解，乾淨俐落。想起紅塵瑣事，想起人心淨化時便會想起它，自知是毫不貼切的，不過就是愛想這挺差勁的比擬。

有時看看小孩，粉肉一團，還沒有手和腳的強烈分明，腳可以是手，手也可以是腳，整個形狀是圓的，心里莫明其妙就難過起來。

也許沒有思想也是好的。

一天弟弟不慎摔了一跤，整個人都扒到地面上去了。先看他是極之慘痛的，摔痛了腰身和面頰，但堅持沒有哭。晚上在樓上卻聽到他的笑聲，竟比電視機的擴音器里的波浪還大聲。痛楚是無從記憶的，還是根本沒摔痛？

小時候看過一齣電影，歌是這麼唱：薇薇/不要怕

/你是好娃娃/自己跌倒自己爬/你看山上/為你開滿紅花
/你要是好娃娃/就自己跌倒自己爬。

有時實在想當回孩子，幼小而固執的靈魂，在還不懂得拒絕生命時便堅持的在展望着，而當孩子可以暖暖切切被抱着，可以避掉一切的狂風暴雨。

常常亂想自己得了病，活到幾年後的一個限期，越想越覺得時間沒有了，生機沒有了，希望沒落了。於是真想當回孩子。

朋友寫信來說：有時想起人的一生該怎麼過呢？以為找一個人來靠靠，安安心，也太難了。真受不了那斷斷續續的走下去。不過，以後白髮蒼蒼，又會以怎樣的心情來生活着？會有孩子嗎？會擔心他們的前途嗎？真難以想像。

不想與人爭辯什麼，說了累人氣人傷人，想想什麼久了都被時間沖淡思念反而像一杯茶了。如今只有想起而沒有想念。信也少寫了。有時很想告訴別人一些事，但寫下之後一看，說過寫過又如何呢？也就算了。吧。

於是，愛想起吃棉花糖時的乾淨俐落，更渴望看到小孩熱切的擁抱着大人哭泣，或是非常難過或是天大喜悅。因為，語言能力喪失了，文字更無力了。到了最後，只有阻攔不及，那排山倒海似洶涌的，淚。

但告訴我，是真的嗎？語言是真的喪失了能力嗎？文字真的無力了嗎？而眼淚真的可以代替一切嗎？

有一天我終於生氣了。決定從此不再提筆透露自己。一個時候獨自站在風大的廣場上，忽然有一種千軍萬馬向自己這裡侵襲過來的感覺，不斷地挑逗哭意，就憶起一段詩句：我可以鎖住我的筆，為什麼卻鎖不住愛和憂

傷。耳邊女歌星溫柔感性的唱着歌：告訴我，所有的委屈，請你讓我伸出手，擁抱你。然後，心情是很悲壯又很自憐地堅持着原來的生活姿態。

電視上女孩子在哭訴：我沒有錯，錯的或許不是別人，但也不會是我，不是我。轉過身另外有人說：如果不了解我，請嘗試不要誤解我，如果不在意我，請嘗試不要傷害我。

他們心中到底在想什麼？

在夢中我常張着一雙手，四周是沒有表情的人，沒有手沒有懷抱沒有熾熱溫柔的心。那麼我心里想着的是什麼？渴望的又是什麼？我是情多反而自傷，情薄卻又自疚了。

一首古老的情歌，已唱了幾個年代了，今天仍還可以聽到。男歌星在唱道：告訴你愛的時候，我已經愛你深刻/明知道今宵若不開口/今後將難碰頭/說出了/怕白說/不說出/難於罷休/愛你愛你/話在舌頭/我怕你不會了解我/愛你又不能不說……。我單單只喜歡最後這一段，雖然與它是扯不上相干的，但聽時會揣想是一幅男女淒清相對的畫面。我想女的若不是已經不再愛他，就是根本不曾愛過他，男的若不是要離去，忍不到最後一分鐘也絕不會有千言萬語，欲說還休的惆悵。我想他有流下眼淚嗎？有萬般的激動嗎？如果有，以後，即使日子再沒有刻骨銘心的事又何妨呢？生命總在或悲或喜的轉換上做出最後超脫的掙扎。

常想生命是不是因為年華的增長而有好幾番轉折與沒落？也正因如此，必須承認韶光易逝。十七歲那年回到舊時常去的遊樂場，坐在鞦韆上搖呀搖，能回憶的和當時所能體會的只有一陣欲嘔吐的苦感，我的快樂與甜

蜜究竟已往哪去了呀？

喜歡滿是溫馨地去感受小小的生命在眼里一天一天地成長。小時候愛纏着問媽媽自己是從那里來的，今天會想，如果每一顆生命的來源都是神奇，那麼生命的結束總是一個對比。而自己無以抗拒生命造化的所有悲喜狂歡，只好鼓起勇氣承受生命來去的自由了。

看罷天又黑了下來，物換星移，年代趨新，真想當個孩子，好抓住更多歲月，走一路心里的山明水秀。



一九九零年第十屆文學獎散文組得獎作品

花鳥序

· 楊 栗

天堂鳥

每次坐車經過，隨着車速，快與慢的火焰總是從眼中掠過。

竟有人把天堂鳥種在屋後陰溝旁。很沒落的感覺。

一叢叢的，竟然還可以開得如此濃烈。振翅欲飛的姿態，火烈烈的像是想從地獄投奔天堂？

天堂鳥應該是高貴的。每次見到伊們，總想找一束滿天星陪襯。插它一盆星星之火。

可伊們在陰溝旁爭艷。儘管不改顏色，依然是悲劇，但不知是天堂的悲劇？還是人間的悲劇？還是地獄的悲劇？

天堂、人間、地獄又怎樣？我以世俗的眼光看不透世事，伊們依然自開自落，不關風與月。

伊們相信華麗的詞句嗎？錦綉的前程？這樣等待是

為什麼？

是不是一場火，使得伊們流落人間？卻讓焚不盡的火花，欲奔欲飛……。

伊們只是像劍一般，隨着車速，快與慢的火焰自眼中掠過。

神秘鳥

牠活着不知為什麼？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早晨拉開窗簾，牠佇立樹枝。沒聽過牠啁啾，也不見牠展翅。

我黃昏回家，拉開窗簾，牠佇立樹枝，眼也不眨，彷彿已成了枝椏的裝飾品。

如此叫我早也欣賞，晚也欣賞。欣賞牠冷冷沉吟的神態。就沒欣賞過牠飛翔的姿態。

我早晚都要跟牠打招呼，自認跟牠很熟悉了，也似乎牠已是我生活中的自然插曲。恆久的佇立，不知牠心底想什麼？

假日里，我偶爾晏起。不見牠的踪影，才知牠不歡迎賴床的人。

我也不跟牠計較，也許我一天捕住牠展翅的情影。讓牠無所遁形。看牠還做不做神秘鳥。

雖然牠恆久佇立，也雖然跟牠打招呼，我從沒細心觀察過牠，只曉牠羽毛略灰，體態輕盈，卻不曉得牠的學名。

一天請了病假，病懨懨的躺在床上，想起生之營營役役，去日苦多，萬念俱灰，不如神秘鳥不鳴不啾，不種也不收，亦是一生。

而窗外那枝椏上的神秘鳥不知去向。難道牠亦過着自己的生活？如你如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黃花樹

十年前校園初見，隨季節的轉換，或茂盛璀璨，或落葉禿枝，伊是如此風姿卓約的樹，遂衍生了一份戀情。

每每身在課室，眼眸隨着心思飛到窗外翩翩凝聚。不論風里、雨里、霧里都展現一番風情，深深吸引、深深感動。我想「詩情畫意」就是從那時牽引飛揚起來。

伊起頭時只稀稀落落幾枝開妍，漸漸漸漸一簇簇仿佛無休無止的開了滿枝。邊開邊落，明日黃花也！如紛紛墜落的音符，一種如詩如畫晉入曼妙的音樂。

此時此景，樹上的黃與綠，及樹下的黃與綠都教人心醉。

往往清晨霧里，總是一團綠、一團黃讓白濛濛的氤氳點出一幅淡淡濃濃深深淺淺的水彩，又一番美麗。

落花流水春去後，只剩斑斑駁駁的慘綠在枝上。葉落盡，空枝椏。風在徘徊，雨在纏綿，如美人愁秋，依然美麗，美麗令人心悸。

轉過這一季，枝椏開始舒展，嫩嫩怯怯的葉微紅着驗露出來。經風雨的洗禮，一片清新又期許着花開花落。展開一季又一季的生命。又一季的美麗，美麗令人心動。

是這般無休無止的一場美麗。

而十年過去了，美麗的故事已湮遠，但因為有了校園的一株黃花樹，無論在何處，黃花樹依然是牽動我的心弦。

教堂前，行人道旁有幾株黃花樹佇立。多少朝夕，花開花落，風里雨里，自又是一番美麗。

早晨經過時，行人道上的落花往往被清道夫清理得不留痕跡，到黃昏又是點點滴滴。



蓮之組曲

· 李裕娟

訪蓮

記得那是一個下午，雲正飄，陽光正晴，我突然好想好看蓮。朋友說新公園午後的蓮睡意闌珊一定好美，一陣微風拂來，我開始喜歡這份涼意。我記得我嚷着要走博物院後的那條山路，不為什麼，那條小徑是較快可以到達另一個方向的。

遠遠地坐在亭子里納涼，朋友們天南地北不外是說近來好忙，我的心緒已被前面湖中的睡蓮吸引！這時候，心弦突然撥動最輕巧的音樂繞着一池秋水，一湖的蓮起了微微的柔柔的漣漪。再不管白裙會否弄髒再不理會朋友話題，立地站起飛奔前面湖畔。我老愛做一些自己不懂，看似乎淡而又驚人的事，莫名哪！

湖水陪着一片片的荷葉，極溫柔極溫柔的說我聽不懂的悄悄話，多圓多完整的葉子啊，多清悠的湖水渲染淡淡的綠，協調中是經過多少了解啊？這一刻，我贊嘆，我歡呼！是誰創造這多愛的世界多情的植物啊？

蓮花多已凋謝，有的已雕塑成一個個結實的蓮蓬。一陣輕風吹來，全部的荷葉都有默契的朝一方向翻飛過去；猶如一群年輕的女孩驟然同時撩起了裙子，我暗暗腴腆的竊喜！

舉步朝向另一岸，不免有一些緊張，多時未來約見蓮采，不知伊人可無恙？天氣開始轉陰，風仍是吹不乾我背衣的汗水。我走着走着，尋我夢中亭亭玉立，青葉如蓋，嬌羞嫵媚的女子，我裙袋中抽緊的手掌心沁出了水滴，我愈行愈急。

噫！那些蓮花呢？怎麼這麼不巧，在等我的只剩下滿湖青葉？蓮啊蓮！妳何等忍心失約，只留下枯瘦的蓮兒，空虛陪我失望伴我？我突然憶起洛夫的那首「衆荷喧嘩」詩句：

衆荷喧嘩
而你是挨我最近
最靜，最最溫柔的一朵……

我向池心
輕輕扔過去一粒石子
你的臉
便嘩然紅了起來。

我不懂蓮，不懂伊為什麼叫蓮，正如不懂伊為什麼感動我吸引我，又以一湖殘葉來欣賞我的寂寞。很多時候，我愛蓮的嬌美，清香，挺秀，愛伊綻放的喧嘩，時候一到捨不得的殘落，甚至我總愛誇口說欣賞那餵養蓮之污泥污得特出污得有些道理，有些理直氣壯的愛蓮！而此刻，此刻我卻為那蓮的生命想哭……。

我瘋狂的愛蓮，收集伊的蓮采，細細品嚐粉紅淡紫藍色純白的獨特，岸賞伊出自污泥而不染，也曾攀折帶

伊回家，總希望伊以永恆的深情伴我。哪知三天過後，伊卻留下最美不過的花魂靜靜寂寂的走了！我那一陣子，的確為我的罪深深懊悔。花開花謝，許是生命自然過程的一小部份，由根由莖由葉由花，伊安安靜靜的綻放又安安靜靜的凋落，伊的永恆在於不染污泥在於仰望藍天碧空，在於一次接一次的絕唱。

揮揮衣裙，不自覺已走了第二圈，只見青葉田田寂守候我的尋訪。除了荷葉，什麼也沒有了。那靠我最近最靜最溫柔的蓮啊，下一季肯定會開放得更轟烈更清香更恆久。我相信。

該走了！蓮雖已殘，但伊彷彿顯現真誠的生命與靈魂，藉一片葉一個蓮子一把污泥給我看見：生命絕不是偶然。够了！這些已經够我欣賞一生一世了，正如從嬰孩的啼哭到老人的消失，這條所經過的路，豈是我們以無悔的生命換來的？……

（驀然回首，突然眼前出現一點小小的燃燒的紅影，不是幻想不是錯覺。啊！我知道在冷清清空寂寂的湖面上一定有一朵紅蓮，等候着守盼着——我的飛奔我的狂喜！）

想蓮

從不曾如此想念一個人一件事或是一份不再熟悉的記憶。惟有蓮，那翩翩的芭蕾舞姿，那弱不經風卻在風中婀娜嫵媚的仙子，伊是我最愛。

心底有個聲音是如此多情的呼喚，為何不來看我為何不來訪我……啊！我願涉過千山萬水，逆流而上找尋伊的芳踪！我願順流而下尋覓伊的故鄉。

蓮啊蓮，我愧對你款款深情，問世人有多少時間多少閑情賞花，又有多少心事多少憂愁對花兒訴說？蓮，妳該可讀出我的思想該可吟出我的詩歌……。

我願將整個靈魂獻予妳，不再是睡夢中。

哦！願妳的潔白洗滌我的污穢，還我清新，還我高貴，他日訪妳——心愛的蓮。

念蓮

有些想念，確是任流水沖不去，任落葉帶不走的，正如朝夕夢里牽念的紅影，那一點紅，紅得讓人心動。

夢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烟火欄柵處。

想必與蓮還真有點緣，今生今世，總是還不清。許久許久都沒去看蓮，功課的壓力，生活的擔子，不知自己的時間是怎麼過去的；對蓮的惦念，似乎平淡了遠了……。

那個落雨的清晨，所有的思緒突然提昇到沸點，為了又能再見蓮！那一朵怎麼叫我欲忘難忘欲尋難尋的蓮啊……伊在窗外敲醒我的痴情。不屬於我的蓮，伊在一戶公共蓄水池中默默開放，然後哀哀地謝去。

每個唸書的清晨，在霧中，在迷朦的雨中，蓮與我重逢。然後，又在我回家的路上戀戀的告別隱去。每一回，我總是滿足的驚喜着，又若有所失的惆悵不已；問世間有多少心事是如此眷戀又無奈的啊？！

嫣然回首，一遍遍的念蓮念蓮……

蟬歌，我諦聽

· 林 陽

年少的我喜歡觀賞蝴蝶。蝴蝶的舞姿最是輕盈迷人，且又披着一襲繽紛耀眼的衣裳。更小的時候最愛在草地上捉豆娘，也愛看蜻蜓點水，總覺得牠們像極了臨空高飛的小飛機。

如今卻對蟬情有獨鍾。

昔往在老家鮮少看到蟬的踪跡，然而蟄伏在這異鄉，蟬倒相當常見，尤其適逢艷陽高掛的六、七月天，夜幕一垂便有許多蟬兒急着棄暗投明。

蟬鳴聽進人們耳朵常是一片絮話，那是一曲無止境的「知了」。實際上大家都有太多的事待做，哪有心情去傾聽它的無奈呢？況且其樣子看起來端的是毫不起眼。

也許我的性情較為孤僻，對於蟬兒的鳴唱，我不但不排斥，反而會仔細聆聽那到底是一聲聲痛苦的悲吟，抑或一串串臨風高歌的歡唱。我常想，蟬嘛，該是屬於孤獨寂寞的，否則那蟬歌緣何如斯冗長單調？

最引我注意的還是那對薄翼。有時候不免懷疑那般

超薄的衣裳，可耐得住天寒雨冷的侵襲嗎？偶爾打掃斗室時，發現地上或窗葉間留有一小截透明的殘翼，於是便想那蟬兒若非喪失了生命，可又會長出一對透亮的翅膀？當我目睹蟬兒振翼疾飛時，我才對牠擁有看起來脆弱不堪的翅膀另眼相看。實際上這世間有太多事物，都不能只看表面的。細細思量，那襲薄衣正把牠的負荷減至最低點哩！

據說蟬兒也可炸成一道佳餚，有人更豎起拇指大贊香脆爽口。我不願說這行逕誠屬殘虐，但放牠們飛回林間該是十分美好的事件。至於將「蟬蛻」入藥，即使是蟬兒本身都會高唱歡喜的，畢竟牠「知了」那僅是牠邁向成長時蛻落的外殼而已。每每我發現蟬兒被困在室內，使用手指捉住其翼，再推開門或打開窗臨空一拋，以目送蟬兒喜滋滋的奮力飛離，那種歡愉的感覺，竟是踏實得很。

宇宙萬物，原本就有它的空間和附屬。蝴蝶戀花，是一種自然，草叢，一直都是蜻蜓的家鄉，而蟬，本來就屬於山林，牠真的孤單也好，寂寞也罷，甚至你認為牠無聊，我們何不寬宏一些，接受牠偶爾的扣訪和諦聽牠彗彗的歌唱？最低限度，牠從不傷害我們。

有一回學生在班上捉到一隻蟬，那是個頻頻悲吟的小傢伙，我對學生說是你們把牠弄痛了，所以牠才那麼傷心。學生和我都笑了起來，他們問我這蟲兒為什麼會叫得那麼響？我反問回他們：什麼這蟲兒，你們懂牠的名字嗎？結果一片靜穆，學生無言以對。於是我就地取材，說這昆蟲的名字最簡單，只有一個字，就叫蟬。我也告訴他們蟬的鳴聲從何處發出，其實不停嘶叫的都是雄蟬，不像我們人，通常較愛哭的多數是女子。

大概因為我向來獨來獨往，所以對蟬的喜愛頗有「愛

屋及鳥」的傾向。試問什麼昆蟲常常高唱知了，卻又是那種孤單呢？是蟬，一定是蟬！你會如此脫口而出。我深信。

如果你過往嫌蟬過於喧嘩，不妨找個機會，換個心情去聽聽牠的噪音，也許在嘶噪里邊，正匿藏着能够吸引你共鳴的召喚，要是噤若寒蟬，才叫人無處可覓呢。



寫給自己的信

· 勉 之

小豬：

不知道為什麼時間一下子就流逝了。我希望明天是個清涼涼的好天。不要下雨，這樣我的心情會很好。前日夜里去公館，許多人在人流中移動，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碰觸別人，同時也被人碰觸；推擠別人同時也受推擠。而時間呀便在過程中流逝。走在公館的人群中，常常會想念古晉，那孕育少年的我的城。夜深時我與歐青二人靜默地注視車窗外的剪影，倘若歐青抽煙，就有淡淡的煙味在飄，似一些不小心就闖進來的記憶。

年輕的我們，其實並不能完全掌握住許多事情，渺小如自己呀，也是不可掌握的。看金庸的神鵬俠侶，讀楊過欲夢小龍女而不得的那一段時，惆悵是很淡很淡的心情，可是揮不去。我們能掌握多少夢？就連夢也不能求一個圓。

告訴你，有一夜我夢了一個好像很傷感但是已經模糊的夢。醒來後，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茫然地聽窗外的雨聲，一時間有個沖動，想撥通電話或寄封信給隨便那

一位都行，問他是否也頂着灰濛濛的天空……。最後決定對着鏡子扮鬼臉，結論是：我的表現慾很強，但是表現力非常差。

今天是中秋。沒有孩子提燈籠，大家都在看電視中的奧運節目。

其實，日子也可以是一抹淡淡的微笑，心平氣靜便過去了。月圓或不圓，該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不寫了。

祝好。

26/9/88 台北夜

P/S 忘了告訴你，遇到保保，在小小的會所中，她帶着好看的笑容，抱怨說她找不到合意的信紙，因為現成的信紙都畫了綫，框了範圍。——怎麼够寫？她這樣說。呵！我有微微的愉快。雖然抵台後，很多時候她已經不是我印象中熟悉的保保，可是她那一刻的神態是我熟悉的歌。然後想起熟悉的歌，許多而且雜亂，總唱着一些昨日的熟悉今日的陌生，於是我有安怡的心情。難道不是嗎？我們常常執着的心情，實際上已經是許多人都唱過的曲子。

小豬：

今夜去男三舍百貨部買棉被。老板用很好看的小杯子盛了好茶請我喝。「鳳凰村凍頂烏龍茶呢！」他帶笑地說：「茶性頗孤僻。若抓不住茶的性格，就泡不出好茶。」小豬呀，聽後心中禁不住微微一傷。這茶，性孤僻。我呢？

我呢？不想了。

祝好。

28/9/88 台北夜

小豬：

他們留給我的下午是多麼的長。而在午夜時分，整宿舍陷入一張無聲的唱片的轉動中，陷入一種全然不知的節奏中。於是我必須用雙掌撐着額頭，留下很多力氣與影子決鬥，把許多許多思念都寫成沉沉的睡意。於是就想用很多紙，剪出很多快樂掛在肩上——

小豬，我想念你呀，明淨地走在砂撈越河畔的風中的你。我想每個人都必須守住一片自己想要的天空，那是「他們」——任何一個他們——所不能給予的。

是不是當我們沒有能力給予時，便會不自禁地要求？我如何能要求別人給我我所要的快樂？小豬呀，年輕的我，什麼時候才學會給予？

祝好。

29/9/88 夜風大

小豬：

今夜我等信，等隨便是那個人的信都好。天氣越來越涼了，我心中有許多許多話要說，可是訴說不清。生命如此短促，人世間值得學習的太多了，而我是個貪心的孩子，而且在追求的過程中，尚要撥出時間來說廢話，

發白日夢，怎麼辦？我又焦慮又滿足。忘了是那邊看到的句子。人太貪心了，所以只配享受追求過程中的快樂。

可是，對我而言，小豬，過程中的快樂，已經足够了呀！我的貪心是小小的——只要身邊的人快樂而自己也快樂。好像等信，收信，也是小小的貪心。天天去開信箱，有沒有信呢？這種感覺很新奇。發現沒信自然失望，然後又好奇地想：明天呢？有沒有信？誰寄來的？……也不敢怨，沒信收，因為自己不是勤回信的人哪！

總是有希望的，所以才要去追求呀。我想，追求一個清朗明淨的天空，是我們共有的偉大的壯烈的「理想」，是不是呢？小豬，今夜我盼一個好夢。

祝：好夢

30/9/88 凌晨

小豬：



我是一座怎樣的風景？又是一片怎樣的天空？黃舒駿唱道：「天秤座的女子是善變的靈魂，多情無情是她們的天性，而她們一生的職業是愛情……。」

天秤座的女子，小豬，天秤座的我們，將有一期如何的花季？我突然十分疼惜瘦瘦小小的你。有一個人這樣說：「人要長大，該有厚重的底子，否則很容易就會被擊倒。」我們都不是穩定的人，而日後的路，長長呀！我也許熱情也許無情，但是我不堅強，從不。是不是應該學習沉澱自己，去走日後的路？

今天去郵局開信箱，沒信。離開郵局時，一輛郵車緩緩駛入校園。我猶豫了許久，終於決定把未知的希望放在星期六晚上的夢以及星期日的希望，以及星期一的

好奇，然後撐着傘走回宿舍。我常常是激動的，每收到信，但按捺不住雀躍的心情，立刻便坐在郵局的階梯上閱信……。身外萬事物，我獨守住我手中緊握的訊息……。

夜里，學校播放電影CRY FREEDOM。南非的種族問題。那穩重扎實的黑人男子說：「I DON'T WANT TO BE WHAT PEOPLE WANT ME TO BE。」幾乎想流淚了，最終還是忍住。每一個懦夫都可以成為英雄——而每個英雄的靈魂深處，或多或少都會有懦怯的種子存在吧？

我是如何的一場風雨呀——只顧自自然然去成長去愛去恨一如美人蕉。

我記得你明淨的笑臉，你也在努力地學習長大，是不是，許多人都如此的。希望我的小豬，長大了還是明淨的孩子。

祝：好好地長大。

1/10/88 夜

小豬：

唉呀！今天又去公館泡舊書局。風極大極大，常常叫我腳步踉蹌，而我的髮飛揚。有位小姐微笑着遞給我一份SINGER PRODUCT的宣傳單——我該去那邊宣傳我的心情？繼續往前走時，有只邈邈的狗趨前來，因微濕的鼻尖碰觸我，我竟不感厭煩心中微微吃驚，我真是那樣害怕孤單嗎？今天天氣真是好呢！真的是好的，那雲一朵一朵綴在蔚藍的天，台北的天空終於有個天空的樣子，不再是灰的天灰的雲。我應該要高興的，可以踩着

滿地的陽光，坐在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的階上，吹不知那方吹來的風，看被許多樓房框成一小塊的，有些好看了的台北的天空。我希望能碰見熟悉的臉孔，可是台北真是人海茫茫呀，總是獨有我一人。街上的人不太有表情，高興是淡淡的，不快樂也是淡淡的，不像你呀，小豬，強烈地思念你眉挑眼動說笑皆來的快樂，在許多平直的綫條中，你常常會一不留神就繞成滑動的曲綫，沾沾自喜於自己的不太高明的小聰明。簡單的人常常會有小小的生活樂趣，是不是？

因為今天風大，又有陽光，所以我覺得自己被風吹成薄薄的透明的高腳酒杯，費力地想着一些快樂或不快樂，然後像一只盛着半滿液體的酒杯般，悠悠吟唱一些搖幌着的快樂，一不小心就捉不穩了，然後就像盛放的喇叭花迫不及待地傾吐我的不穩定的情緒。

總要學習穩住自己才能前進的。

日安，小豬。

3/10/88 風大

小豬：

今天我覺得自己是顆柚子。只有耐心地剝開我的厚皮被，方可品嘗我的甘美。

我喜歡看武俠小說。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後就不是很樂意沉迷於其他的武俠小說了。我喜歡蕭峰。

我喜歡大大的東西，我喜歡美麗的東西，但沒有很強烈的佔有慾。最愛在街上看美女俊男。

我頭腦頗簡單，生平以胸無大志為榮。我最浪漫的

大志是擁有一間自己的小房子，可以讓我舒舒服服地睡大覺，吃喝玩樂；我最偉大的大志是好好做一個人認真生活。

我最大的希望是身邊的人都快樂，我自己也快樂。

我喜歡收信寫信卻不喜歡寄信。心情不好時就寫信給自己。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發洩方法，可以預防心理變態的發生。

我喜歡有星星的夜，那種天空有着厚重的華麗的美感。

十月四日夜里看到二顆星星，是赴台後第一次看到星星，非常非常開心，覺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心中的感覺盈盈欲溢，如果不告訴你而一個人獨享，小豬，說不過去的是不是？是為此信。

祝：夢好

5/10/88 夜

仙人掌日記

· 勉 之

■ 叫什麼呢？叫仙人掌的日記吧？我桌上有一「位」仙人掌叫拿破倫。

我常常同伊聊天呢，其實我也像仙人掌，再多的刺，也不致於五臟六腑都是刺，還是柔軟的。

● 九月八日

前日去仁愛醫院。公共電視在播連續集，一個圍白長圍巾着深藍長袍的男子在說：「你了解她嗎？你知道如何去愛她嗎？你根本不配跟她在一起，你能給她愛嗎？」

我還沒來得及吐血，另一個男子接着說：「我當然懂得愛她，她跟我在一起，比跟你在一起快樂多了，也幸福多了。」一號男子聽了，臉色一變，後退一步以非常標準的小生腔，乾澀地說：「好！好！你能給她幸福。」接着喃喃自語：「只要她能幸福，我就無話可說了，只要她幸福，我別無所求。」轉身，踉蹌而去。

我幾乎氣絕倒地。可是還是看下去。站在人群中，

嗅着醫院獨有的味道，不知道一個人要追求多久，才可以追求到他所願。

回宿舍後，寫信給玉華說：「而我呢？寂寞是一個用得太多濫的詞，像八點檔的連續集，同樣的表情同樣的對白，同樣的悲歡人生，不停地播放——有什麼辦法，人生豈不都如此？」所以我是我不敢認真地說我寂寞的，寂寞這詞只能嬉皮笑臉地說出來。

為什麼做人不可以嬉皮笑臉呢？

快開學了。

●九月九日

今日異常興奮，因為在圖書館找到一本好書，林清玄著的「宇宙的遊子」，時報書系594，記錄了林與許多旅居西方國家的東方藝術家的接觸。

徘徊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夾縫間，每個藝術家有自己的詮釋，可是沒有人可以丟棄自己的根本，在那一片土地上成長，他必然有一份色彩是長在記憶中的。他決定自己的方向，他走自己的方向。

可是我的方向呢？

叫我學書法，按前人的筆劃，完全一筆一劃地去學？不，對不起，那不是我。

來到台灣，我一直在吸收，在改變，日後會如何呢？純科學滿足不了我，純藝術也不能滿足我。自高中開始，我的思想一直在作跳躍式的改變，而在台灣，我有困獸的心情，台灣的傳統不是我的傳統，我愛的，是那塊我成長的土地。小小那時候我看到的都市風景，日日在變化。以前哪，在露天巴士還見到老鷹在飛，後來就漸漸

沒有了。後來，在電星大廈，我靠着柱子，而我那時心愛的男子騎車經過，我轉過睡眠不足而浮腫的臉，心疼久久。一剎那明白世間每多不平事。他在年青飛揚的時候，而我正是慘淡青澀。如今呢？離鄉前去走砂河畔的紅磚路，風是大的天是藍的。而今呢？

生長不過十餘年，城市不知改變幾許，改變的，何止是我？何止？縱我非白髮蒼蒼，舊事亦已多變化。

然而我思想中的馬來西亞，是如何的？

一直以來我的思想都是完全自我的，我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不論是垂直或水平思考，我常是純粹的自我，與環境少有共容。高中時的我，應是處於培養液中的狀態，沒有智慧的思想分析，只有純反射性的感受。到了台灣，受到不同的社會文化體系的衝擊，回頭看自己的國家，整個思想是散沙狀態無所適從——我，能做什麼？為我們正起步的國家？我的芽，萌於台灣，成長呢？誰知？在大學中，是不是可以找到一條屬於我的路？也許窮我一生之力也不得之。我最大的困惑是，我一直在變，太快時，自己追趕不及，太慢時，卻又沉不住氣！

而每一次的跳躍，都是一次蛻變。

也許自較遠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另一番不同景象。

我要如何糾正自己的混亂的思想呢？

●九月十一日

颱風。

自金石文化廣場回宿舍。風雨在背後追趕着我。一剎那，波浪哪，全都涌上半空中了。

雨滴是大大的，風吹動，雨就波動了，一個一個雨

滴滴落地面成噠噠馬蹄響。一下子千軍萬馬噠噠奔過去，一下子萬馬千軍噠噠奔過來。風吹雨驟，群雨落腳處就喧鬧成繁華一片，是真正的熱鬧。前一陣子流水般涌向一方，後一陣子又流水般流向另一方。卻又不是平面的流動，你清清楚楚地看見，噠噠馬蹄噠噠踩下。

雨過去後，會留下什麼痕跡？報上說明此次颱風人襲，已有三人死亡，可是任何事情都會過去。

有什麼是不會留下痕跡的呢？女子在餐廳吃飯，口紅就印在紙巾上，可是又有什麼是不會消失的，紙巾隨即就被丟棄了。

●九月十二日

紅樓夢好在那里呢？那世界果真美麗？大觀園。

高二假期，看了紅樓夢，又覺心鬱難舒。回家倚在床頭看，雨浙瀝下。看到字體模糊不清，才驚覺天色已黯，而雨仍落。看金庸的俠情世界，也是這般，一人書中，抬頭已是時日流水般過。可是看金庸哪，看後是痛快，是情難自己，是心懷壯氣，也是惘然若失，是歡是喜是悲是嘆，看金庸是看漩渦哪，不進，則其中倒也稀鬆平常，若是進入了，便是不能自己的情慟。

然而紅樓夢呢？則是不愛不愛不愛一千萬個不愛。因此紅樓夢便是不好的？不不，又不是玩LOGIC遊戲，如何就此簡單直落？就是因為紅樓夢好，方才令我如此不愛！不愛那奇怪的畸形世界。何嘗不願愛林黛玉？只是如此人物，卻要如何去愛她？與其愛她，不若愛廣闊草原。林不會是草原，伊是名家巧匠的山水亭台，是緻趣清遠的水墨寫意，渾似自然生成，卻又筆筆功力，臨摹不得。薛寶釵呢？也是名家。名家的印章，一個天地，在一方石中成就，也許千載也許瞬眼，縱再飛揚，也在

那框中。史湘雲，方是吾愛。這湘雲哪！若醉卧我目前，我何能不心動？湘雲是畫嗎？應是書法吧？狂客的書墨。或者，湘雲便是一個女子，醉後雙頰駝紅的女子，也許醒來後會搔搔頭皮，嬌慵地伸懶腰。賈寶玉呢？不過是一塊玉。我是個勢利小人哪，男子胸中沒有一塊大草原便已遜色了。賈不是草原，賈是玉，像台灣故宮中的白玉菜，一塊玉，吃不得。吃不得，因此便算不得真男子了。

也許紅樓夢好，便好在意淫。然而我又不十分懂，卻是看了書評才知有此一論的。「紅」畢竟是中國人的書，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主題確是明正，赤裸卻也是够赤裸了，因此便沒有了意淫而不言的欲迎還拒之感。

其實今日想的是，為何中文作家，至今仍未有白話文的跨時代著作？京華烟雲是不算的，那是文人士大夫的小說，算不得的。

一日看某雜誌，提及：專家預測，日後世界文學潮流將以東方文學為主流。

——中華文學何去何從？中文是工具抑或藝術？

仍是沒有答案的問題。但是，顯而易見的，紅樓夢式的文字已不適合當前時代的節奏，然而什麼才是新的典範，我們需要什麼？

心情

· 勉 之

1 ·

天天天藍。

喜歡這首歌，就因為那天是天天的藍。

來到台北後才知道，想要一片明澄的天空，是件太奢侈的心事，有一陣子，喜歡沿着公館走。風極大，常常誤以為當時的天空必然是明媚亮麗的，抬頭才發覺，又是灰濛濛的天。目光順高高高的樓房望上去，被切割成一小框的天空，鬱鬱地俯視蠕動的人群車流，頓時就覺得空間都壓縮成一點，喘不過氣來。

我不曉得現在算不算得秋天。只覺得陽光少得可憐。

一日早起，發覺天氣好得出奇，怔怔地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去上課，總按捺不住波動的心情，小息時，禁不住便越過走廊，去看天空。理學院大樓中央是一片被框住的草地。我站在階梯上，先是感覺到空間有蠕動的氣息，然後一些枝條稍稍抖動，陽光在這一刻亮起，

草地被房子的投影畫出一框亮一框暗的影，葉面上的陽光，竟讓人想到脈脈的秋水，想這樹這葉是以如何依依的情迎那陽光，守住一草地的綠。一突兒發覺鬢髮亦飄，才知道風來了，竟不知該用什麼心情來迎這驚喜，手足無措地只想笑，回過神來時，髮已為風。

我該到陽光下，讓久違的陽光輕撫我的臉髮肌膚，我的心情，可是我竟只對着草地發呆。想到的是，每根小草都有自己的姿態，如果踩下去，是不是會哀號掙扎。掙扎二字常常令我皺眉，就像在行人天橋見到低頭行乞的男子，就不禁加快腳步，迫切地想覓一片寬澈的天地。因此不敢踩下去，不敢似往日般躺在草地上，任若有若無的草香擁我入夢。

只好遠遠地望着，總覺得草地隱藏着一塊秘密，在人不留神時候，傾吐了此，可未及讓人拿穩，卻又含笑不語了。

然後陽光就黯了下來。

我想或許我不該太貪心，曾經擁有過，何必又執着於要知道永恆是什麼呢？

2 ·

那天陽光出奇地好。

一直聽說草有香味，也一直都相信世間種種，自有其芬香動人處。

但是當我躺在今日正午的陽光下的草地，才認真地體會，草的甘香，是可以令人感覺天地的悠悠。

那草地是被修剪過的，可是甘香并未曾被修剪；草地是被圍框起來的，可是甘香沒有。伊是在你未及設防護牆前，便活活潑潑地滑入你心胸，而又服服貼貼地依着你的心情，讓你用陽光的溫熱，拌和着草香，拌和着鼻尖漸漸冒出來的，難得的，薄薄的汗意，拌成一股午時的，渾不知身是客的睡意。

風不曉得是什麼時候吹來的，只聽得樹葉在追打着樹葉，猛一睜開眼，眼前的草微微擺動，更遠的草揮舞着身子，再遠些，樹脈脈地波動着伊們的枝葉，儘向天空的方向伸展。天空是我喜歡的模樣，藍藍的天空白白的雲——這一句話中有很多很多的回憶，以前，抬頭常常可以看到藍天白雲；以前楊老師愛說「藍藍的天白白的雲」，聽後總是大樂。

不曉得自己睡了多久，只覺皮膚下漸漸有股暖流在奔竄，衝到掌心，就怎樣都衝不出了，再睜開眼，攤掌一看，紅通通，手臂的皮膚下可以看見隱隱的血色，何苦苦苦掙扎若此？握緊拳頭，皮膚緊扎得發痛，是不是太久沒見到明媚若此的陽光，所以竟連這短暫的享受也是帶痛楚的？

睜大雙眼，想看更高的雲層外的天，是如何的藍。

有人自草地的一端走來，沿一條小徑走，走向另一端。

後來又有人，沿着小路走，走走走，走出我的視線範圍。

很久後，又有人。

告訴自己，翻起身子來給家里寫封信。可是意識沉沉地，只想再多躺一會，再多躺一會，待會還要上兩堂

課。攤開雙手，竟覺得草地上的我的手，像一只吃飽了，滿足地打呼嚕的小狗或小瘦豬，很瘦小，可也是一種滿足——就為這也許瞬息就沒了陽光。

後來轉頭往另一方向看法，卻見一朵黃花，亭亭地立在草間。不知道為什麼獨留伊不被修剪；不知道為什麼獨留他一個去頂一個天空的蔚藍，也頂一個天空的雨落。可是當風吹過，伊同小草同太高的小樹一起擺動，頓覺那花開得理直氣壯的。

一株花，沒有理由不可以開在一片修剪過的草地上，不是嗎？

有句「石叱可成羊」，我在此時此刻想起。當我站起身抖落草枝，豈不似叱成羊的石了。茫茫天地，我自有的山水，我的情，是可以訴說也是不能啟齒的。

家書

· 勉 之

那種慌亂失措的感覺，是慢慢來的。

明明還迎着微熱的午後的風，走過砂勝越河，陽光把河面燙成眩目的亮白。我穿着那件寬鬆的花襯衫，和着風聲車聲吟哦我的青春，為一些簡單的事情放聲大笑——而一恍眼竟已提着行李，步出台北中正機場。台北迎我以鬱鬱而黝黑的夜空，沒有星月。

好奇地踩進台北市的熱流，說要去故宮，竟然興緻勃勃地夾在一大群旅客間，把石頭說成古晉京城中心的韓國烤肉，把象牙指套笑成僵屍牙。

後來就席地而坐，寫家書報平安。把許多瑣碎的事情一樁樁地告訴家人：平安到達了。氣溫很高。車多人多。空氣不清新。天空不美麗。緩緩寫着，心情是潺潺流着的溪。在大樹底下吃那叫便當的東西，正用筷子不自然地挾着，學長說要拍照，來不及抗議，便被攝去了那張目瞪口呆的臉……不知道為什麼，都絮絮地寫在家書中了。可是不說想家也不說想媽媽想哥哥想弟弟妹妹想那些關愛我的人。只說，看到台北街道就想起古晉

的甘密街、印度街。

母親會放心嗎？她那愛忘記吃飯的，瘦瘦小小的只有卅五點一公斤的孩子。

迎風，踩在紅磚路上的感覺很好，砂勝越河畔的人行道也鋪着類似的磚塊，每回走過，風極大，我的髮就飛揚成一頁美麗。記憶鮮明動人，這樣回想，台北悶熱的午時，方才稍稍溫柔了些。

可是站在行人天橋上，依然是禁不住茫然的感覺。

車們人們匆匆迎面而行轉眼背道而馳機車駛過人行道，我目瞪口呆地看紅燈燃起前衝的車流剎那凝住了而我於公車中緊緊憋住氣感覺自己化成靜止的空氣激不起涼意有人低頭看發亮的路面有人伸懶腰，有人瞪目前視，有人搔頭，有人梳髮，有人笑，有人皺眉，有人流汗，有人擦汗。那紅衣小孩匆匆行過摔了一跤爬起繼續前行一如人們在不小心時摔跤了也許受傷也許會流淚最終是爬起來前進。那女子扶着機車，車聲軋軋中她以不止啟合的唇迎前岸然的交通警察後來乾脆就跳腳一臉悻然地直指前方——。

正看見公車移動，於是窗外倒退成一齣電影，聲浪囂張地一聲疊着一聲，似拌了滾燙的麵粉，濃膩膩地擠滿整個空間。

我彷彿看了許多東西，然最終不知到底看了多少。一整日就如一列長長的車籠，纏綿地御接着，叫人來不及喘氣，便要把憋在唇角的話一股腦兒全部都訴說出來。

這麼長長而且凝滯的風景，人走在陽光車聲中，便似駱駝般沉默地守着乾旱的心事，不一會臉上身上就薄薄地敷着一層油，再多的言語都封在油下了。

保保總伸手拉住我，纖纖手心異樣的炙熱，於是我心中無端端地害怕起來。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似滾燙的水，自一個杯，倒入另一個杯再倒入另一個杯，不知什麼時候會自滾燙倒成溫熱而至終剩下清冷，只好向着熟悉與不熟悉的臉孔咧嘴，把一個午後，一腳高一腳低，踉踉蹌蹌地走過。

夜里，大伙圍着圓桌一家子似的吃飯，忽然就戀戀地念起我的朋友們。多少夜晚圍着火爐燒烤年輕情誼，又多少夜晚把圓的方的桌拼成長長的桌，吮食青春歡笑，談一些轉身便不能記取的話題；說一些久久不曾忘懷的心情。我低頭數着飯粒，告訴自己，許多事情，曾是在機緣逝去後才美麗得眩目的。

保保在臨睡前說蓓想家。我閉着眼聽，不覺就睡了，沉沉地睡着，無夢。

始終感覺什麼都抓不着？或許是想得太多，或許是累得沒力氣去想，就是那份沉靜的空在心底漾着。

當熙熙攘攘的日子過去了，我開始以沉默迎不可測的未知。

慢慢地走過陌生的校園，聆聽着隱隱車聲，盡力在人群中尋找熟悉的臉孔。發現一切終歸是失敗後，已是午餐時間了。忽然想念哥哥的炒飯、媽媽的大鍋湯。離家的前一夜，哥哥帶了魷魚拌瓮菜回家，我吃得雪雪呼辣；再前一日夜里，媽媽拎啤酒雞翅膀回家，一家人席地而坐，談笑間風掃雲捲……想着想着，硬是沉着氣把飯一口一口吞下去，告訴自己要好好照顧自己、要設法增肥、要記得定時吃飯睡覺，睡覺要蓋被。

那一夜怎樣過的？我安安穩穩地酣睡。

第二夜，走過那條街，有件鮮黃的風衣，高掛在一

間店門前，印着「防水透風」四字，彷彿一些誓不違背的許諾……許多看似無關的事物構成一個萬物緊緊相依的人世，可是太陽不會因為我而黯淡呀。我決定吃水餃。

吞下第一口，覺得味道怪怪的，終於是咽不下心中的酸楚：原來已離家千百里外，必須獨自把路走下去；原來有些感覺陳陳積在心底，訴說不出，困在台北匆匆涌動的車流人流喇叭聲中。

開始發覺自己是張被拉滿的弓。恍惚間就想起那悶氣的射箭場。興緻勃勃地把弓拉緊，嗖得一聲箭就往前飛。呵原來心情是這樣子來的，不覺中一點一滴緩緩地被沉積至飽和，一不小心就洶湧了起來。

才明白為什麼對每張關懷的臉微笑說好啊很好啊！那種伸手捉不着浮木而又不沉到水底的感覺，使每一張似曾相識的臉都親切起來。

故鄉原來是人在千里之外才會深深念起的一頁記憶。

太陽照在吉蒂芭河上

· 黑 以

披着六月熾熱的風，與三五同好抵達馬巒長屋已是夕陽殘照，潰不成軍的時刻。

沿途小舟挨着疲乏的身軀，在淺灘中，在亂石縫里，摸索穿過，駛駛停停，浪費大量時光與汽油，只是為了那一段曲折水路，換來水中推舟，在尖銳的亂石中割破了赤腳還不知，一心一意只求到達目的，那怕跋山涉水之苦。

抵達長屋，迎來鬧烘烘的氣氛，鏗鏗銅鑼聲，大呼小叫的醉態，一派毫無節制的浪漫氣派，想是豐收節早已進行多時，不少醉客早已仰臥竹廊會見周公豈知身邊鬧得天翻地覆。

長屋人們見到有客自遠方來，忙着鋪蓆而坐，這是長屋人民熱忱的好客情懷，接着的杯杯敬飲。杜亞入吐，甜而美，一杯緊接一杯，待到面紅耳赤，混身是熱，早已被擁入少女雅扎舞中，彼此跳個不停，至到半醉不醒倒在熾熱竹廊上。

雖然晚餐有着香噴噴的糯米飯，但大家在不驚覺的豪飲中，早已成為六月的醉貓，唯有河邊淌着清澈的冷水，到那兒浸一浸，才能感到心神舒暢。

夜時，長屋的竹廊又響起鏗鏗銅鑼聲，河邊激起了浪花，原來鄰近的長屋少男少女穿着傳統的節日盛裝，擊鼓而來，經過簡單隆重的祭神儀式，槍聲清澈雲空之後端來自廚房的山豬野味，並排地板大彩蓆地而坐。談心暢飲，人聲浪語交雜在熱烘的竹廊。據屋長說，今年木山復業，給長屋居民帶來巨大的經濟衝擊，他說昨夜做好夢，有客遠方來，今年拜的是風調雨順，稻田又豐收。

飯菜之後，將是引吭高歌的時刻，大家都留下節日的豪語一定要把今晚的杜亞乾空才甘心，似乎有酒今朝醉莫管他日等閑情之感。

醉後的銅鑼聲，又是那麼富有浪漫的節奏，先由老者隨着雅扎舞者，在音符中翩翩起舞。舞者神情投入，一舉手一投足顯示達雅英雄的傲氣，敘述昔日長屋風雨。接着而來是少女舞者，纖手舞者脈脈含情。

竹廊上的狂飲熱舞至到深夜，杜亞已飲盡，銅鑼音階已接近尾聲，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幾時醉倒仰臥在竹廊上也不知，只是耳邊還隱隱約約聽到夜後的班頓，時唱時停。

清晨第一道陽光照射在吉蒂芭河上，竹廊靜悄悄，一點聲響都沒有，連屋檐下的貓與狗似乎還陶醉在昨夜的夢迴，昨夜竹廊一舞，天亮之後消失無踪好似一場幽夢。

匆匆整理行裝，在熱潮退的清晨，大家集力推舟，說聲珍重再見，在引擎聲中，在晨霧中告別了馬巒長屋。

在那綠野深山，流水清澈見底沿途岩石嶙峋風光綺麗的吉蒂芭河流行。

註：吉蒂芭河即（SG. KATIBAS）拉讓江上游支流。



最愛

· 楚 睥

「我以為 我已經把你藏好了 藏在那樣深 那樣冷的 昔日的心底 我以為 只要絕口不提 只要讓日子繼續地過去 你就終於 終於會變成一個 古老的秘密 可是 不眠的夜 仍然太長 而 早生的白髮 又洩露了 我的悲傷」

其實，我的悲傷一直來都如雨後的柳絮黏在心頭。有時，鞠躬盡瘁為別人而活時，也曾想過遠飛，像顆隨風吹送的種子，千山萬水，落足之處，就使荒原化為豐饒的園林。

我付出了，火焰一樣的鳳凰花，所有的愛和生命，只為點燃一個夏夜……。

所以，在不能翻版這一生中曾經發生、不能預測和控制的事後，作了抉擇，把一些不大智慧，除了年輕一無所有的親人，帶在身邊。這樣的包袱，必使我分心無暇，必定更勇敢、更堅毅、更振作做人。

（你知否我多想擁有一點點溫馨，一小片藍海，一首短短的歌？」

只是這長夜總是如此漫漫，教我靜坐等候在黑暗空間，等候魯益師故事中的大神阿茲蘭開始唱新歌，邊走邊唱，越唱越光明，更近更閃亮的日子，叫萬物美好滋長、茂盛起來。若是能够，我願做那首歌。

你曾說，何苦為不相干的人唱？

是的，少年的月夜里，我的渴望和愛，也曾為最愛最愛的人，輕輕、惆悵地，像支遙遠鄉愁的笛，奏着斷斷續續的曲子，如已失去方向的星子，零落地飄泊在天的角落，始終不成定局。

我為什麼還要愛這不能相聚、永不相見、永不啟口、永不再想起、孤獨在黑暗里的愛？這麼悲涼的樂譜，怎唱得出溫柔、美善、和恆久的幸福？

你已覺察，年輕的我已如飛馳而過的矢，神采飛揚的形容不再，春日初遇那暖暖的笑意漸漸收斂，是的，我確想這樣平平淡淡實實在在地過去，即使，即使青春憔悴得太倉促。

我就這樣默默勇敢勤勞日飛數千里，來回數百遍，捕蟲餵養並不屬於自己的雛鳥，即使千辛萬苦之後，只有一隻生存……承繼這愛。

我更願如白海豹似的立刻啟航，追逐那遠方的虹魚，萬水千山，隨着燭光歲歲年年而去，不懼不測的風險、暴發的雨浪，只為了把我的族群，領到那傳言中美麗、有山、有水、有白沙灘、有彩虹魚的海灣。

最愛，就讓我與你輕輕握別吧，然後，就讓這顆思念的種子，悄悄地、深栽在你心頭。當你想起少年時曾經攜手同行過的花徑，這種小極小的根會冒出片片嫩綠，告訴你繽紛的春日已近。

有一天，當我的船倦了的時候，當泛白的風帆再容不下多一塊鋪釘的碎布，我必回航。

我必赤裸這寬闊的，曾經容納整個海洋的胸膛，哼着你所熟悉的那首響亮、光明的歌，乘風破浪地回航。

那日，你會見到，我以月光為華裳，思念的新綠為我青春，我的容顏如山川莊嚴溫柔，而最愛，你也不再是個永不能相聚、孤獨在黑暗里，沒有謎底的秘密。



艷的傳奇

· 楊 熾

有一個靜靜寂寂的午後，長街中心矮矮的石墩上的草特別青青。一聳鐘樓直直地挺立着，時針比劃着二時五十分，比劃出一整個星期日的疲憊。

他閑閑地將整個身子倚靠着一柱巴士站牌。

（我疲憊了嗎？不，不，我只不過是有些懶散罷了。）

陽光開始不真實地灑在他發亮的髮上，緩緩灼熱他柔柔的臉頰。

（從前，當我獨處那個牢房似的屋子里，我多嚮往室外草叢上炫耀的陽光，憧憬不可知的未來是一片明亮。童年的可歌可泣想來可真溫馨，現在湮遠的歲月已蕩然無存了，只是那段孩提時代的陽光和今天的陽光是不是一樣呢？）

他輕輕的笑了，每個人的童年總是美麗的。

而後有一群衣著光鮮的人走來，把爽朗的笑聲讓陽光蒸發。他看着他們越過馬路，踐踏着青草地，跑到那

個白得發亮的石貓前拍照。

（拍照？多寫意，只須快門一按，就把快樂凝為永恆！）

他怔怔地望着那隻高高的人工塑造的白貓安祥的蹲坐草地上，覺得意興闌珊。因為那隻石貓太無生機了。忽然他發現那個鐘樓下用鐵絲綫糾纏成的二條龍竟是如斯好看，就像某一個深夜他驚覺自己上了妝之後原來是可以這麼美艷一樣，心田按捺不住那份雀躍的欣喜。據說——咱們是龍族！

風夾雜着一股熱氣撲過來，將他烏黑得叫人迷失的長髮拉向天空，拉出一片野性。一輛乳白色的國產車忽然從街的轉角處衝來，車前座帶墨鏡的男孩轉過頭向他吹一聲口哨，往上翹的嘴角清晰地遺留着一絲挑逗，其時風正掀起他紅色的百摺長裙。

他的心剎那間泣血不已，胸臆間充塞着滿滿的，滿滿的被侮辱的傷痕，一種錯綜複雜的心情嚼噬着他的靈性。

（這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呀！但是為什麼卻要我承擔這份錯誤？）

淚已經在他忘了封閉緊關的心扉上落下。濕濕搭搭。他想起有一次上生物課時，老師說有那麼一種人，在生命最初形成時，細胞的X和Y染色體給錯誤的分配了，於是他們就得無怨無悔地接受這份錯誤，從此徘徊於亞當與夏娃之間。那時偌大的講解室鬧哄哄，班上的同學紛紛發問，對這第三人類異常興趣。阿黑就是在那當兒將整個身子挨向他，附在他耳垂上說：「看，在混沌之初，你這個生命就是這樣給形成了。不要難過，不要難過……。」然後用雙臂圍繞着他腹際，在他頸上呵氣，

他忽然心跳劇烈，熱情得發抖。……

（唉！這些叫人臉紅的事情還想來作什麼？）

他甩着頭，卻無法甩去不美麗的思緒。

好久好久以前，他整天困在那座小屋里，孤單落寂地守候一個又一個日落黃昏，那時他希望自己是窗外聒噪的麻雀，有一群群不寂寞的伙伴，有一籬筐揮霍不完的自由。他幻想自己是翱翔天際的白鳥，高傲瀟灑，只是今生他在陰霾黯沉的日子里始終是撕不出一片蔚藍的天空。

他記得一個冷冷的晚上，沒有星光沒有月亮，他失神地坐在梳妝台前，披上姐姐的衣裳，心中燃燒着一股灼灼的火焰。他恣意地望進鏡里，欣賞自己煥發的容顏閃亮着似陌生又似熟悉的誘惑。後來門是怎樣被打開的，他已經忘了。他只知道父親手上的鞭子是怎樣一下一下抽拉在他身上，他只知道很疼很痛，一切都是很疼很痛，記憶也是很疼很痛……。

（生命是什麼？我為何又為誰來到這俗世凡塵，歷盡煉獄般的苦痛？我靈魂僅有的栖宿竟是一副錯誤的軀體！）

前夜，阿黑駕着老爸的馬賽地來找他，車子經過中央廣場時，他看着幾株高大繁茂的樹披掛滿滿的亮麗燈飾，華貴璀璨。「喂，你要不要撈點外快？我有一條門路介紹給你。」阿黑對他眨着眼睛，一雙手乘着車子換「牙」的空檔時拍打了一下他的大腿。他轉過頭展讀夜空中路燈與路燈之間一系列垂吊的紅紅黃黃藍藍的燈泡，心中淒淒地嘆息：再過幾天，古晉就要陞格為市了，陞格為另一種繁華，另一種墮落。

他懷念起五年前的日子，那時大家都還單純，古晉市容也同樣給裝飾得光燦絢麗。有一天夜里大伙兒一起到對面江去看火樹銀花，在砂督吊橋看斗大的霓虹燈寫着20 TAHUN MERDEKA，將整個砂勝越河懸亮成神奇。那一刻他忽然有一股跳下河去的衝動，覺得死掉算了，活着竟是如斯苦痛和絕望，死好了，死好了……。

（我活着是真的不知何所為嗎？我的一生注定是一幕悲劇嗎？但我是無辜的，我是無辜的呀！這一切不是我所想要的。）

一輛十一號巴士從救火局那兒開了過來，他連忙舉手示意。上了巴士看見售票員時他一陣迷惘……。

（我該在那里下車呢？是希爾頓酒店旁的那個巴士站，還是在回教堂那一端的總站？算了，等會再決定。）

於是巴士冒出一團黑烟開走了。

整條靜靜寂寂的浮羅岸路更靜靜寂寂了。

那個深夜

· 楊熾

後來車聲就逐漸稀少隱退遠去。夜後來就一直滴，滴進河面，滴進靜靜靜。

我們在涼涼的石椅上坐下去就感受到漆黑使跟前的鐵欄杆泛着白光。河對岸也許有舢舨也許有高腳屋也許有鼾聲。他一句二句三句重覆着她的名字重覆着一個故事。河面上只亮着幾盞恍惚的燈火，我就數着一盞二盞三盞數着疲倦。

他的車老遠丟在唐人街那兒，望過去只有盡頭處的路燈恣意燃燒，像他盡情燃燒的眼神，焚毀着整個生命的滄楚。

他說她去了新加坡否則這麼晚決不會拉我出來。

我說我知道。

那時我和她一起領國家銀行的獎學金，她一點點點儲蓄起來然後說要去新加坡瀟瀟灑灑的花掉。她是否也同樣將他執迷不悟的心一小塊一小塊收集起來然後揮霍掉？

我虛情假意岔開話題告訴他多年以後我們也許會各自帶着伴侶坐在這座石椅上，那時會否回憶此情此景此刻或惦記曾有那麼樣二個大男孩傻傻地坐在這裡談心。

我們的身後是一座寂寂的候車亭，最後一位乘客老早就息息索索走了。路燈遺棄一片蕩蕩然的暈光，叫人空等待的候車亭於是就蒼白起來。

像許多年輕蒼白的憂傷。

像他後來一直追問是否該放棄對她泥足深陷的愛戀。

我突然就跑上長長長的行人道，烟茫夜冷，冷冷的夜沉淀着朦朧的倦和累。

我沒有回答，解鈴還需繫鈴人。

他噓噓跟過來。我循着一系列紅一系列灰整齊拼排的石磚一路走下去。希爾頓燈火金碧鑲在夜空中，透明落地玻璃窗後一道金色樓梯蜿蜒而上。

我很想告訴他那時我們還在考試大家都在啃書而我卻在希爾頓黑壓壓的人群中暗暗的燈光下看舞者穿著緊身黑衣帶著瑩瑩閃亮的面具在台上襯托着那首錯誤的歌舞着我噓噓的馬蹄是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說，就像我總是遷就大家的話題卻從來沒有人會向我談鄭愁予的詩。

路燈緩緩將大地染成澄黃色，我數着一柱二柱三柱數着一種惺松的倦和厭。

這些日子以來，我也許是累了。

只是一尾魚

· 醉蝶

我後來發覺原來我只是一尾魚，在人潮中正常呼吸的魚，把思想、意識和知覺神游在空間的魚。

偌大的民衆會堂里，約百桌的面孔面對着，或許不知道對方是誰，只敷衍幾句，面孔蹦張幾下，嘴角挑了數下，這種場面司空見慣。

新聞界的一桌靠在播音機前，我發覺空氣冷凝在這偌大的空間，雖然出席的人相當多。把眼光停留在牆壁上端的浮雕人物上，我微微發冷。

在峇迪青紅灰黃綠藍的交織中，許多談話，笑聲以不同的調子蕩着，我發覺我只是一尾魚，靜靜游在峇迪潮中，把魚的嘴悠閉起一綫沉默。

魚是否除呼吸外，伊的沉默是種理所當然呢？我曾經聽過許多理所當然的事，一些干擾了旁人，一些閉眼張口說這是我的自由，這些事需要法庭的審判嗎？

音樂在演奏，一些歌的旋律着實不錯，在離開了誕生的地方後，就投向自由。誰接受這自由呢？耳朵和腦

是否毫無爭執的都接受了？我把自己耽溺在旋律的海中，以我一貫的游姿，帶些慵懶，帶些感情。這海，遺棄了一切的污染，如果失去呼吸，我也心甘情願，這是不是一尾魚作伊無法解釋的負氣呢？

一尾魚是否只有在潮中才驚覺自己是一尾魚？一個人是否在人潮中才發覺只是一個獨立體？這種感覺是否無依？我問了自己許多笨問題。

演說開始，我手不離筆，筆不離紙，職責叫我的紙和筆老爭執着沒完沒了。在潮影交替中，峇迪圖案一如花蝴蝶的滿場飛舞，是尋花季嗎？一切影像抽象模糊起來。

菜飯一道道端上，第四道菜餚是一段截的魚身，叉子的文化把魚身四分五裂，舌頭的蕾粒爭相告訴主人它的情報。

屬於同樣魚身的其他段截呢？魚的靈魂難道也如身體的分段截而讓不同桌的食客給予了牙齒間的最後禱告？抑或只留在腦中、心中？魚有腦有心嗎？我在中四時對生物學說我的排斥，但此刻，魚的命運讓我冥思起來。

以往我尖銳，那是大部份少年的通病，後來成長的浪潮把尖銳撫平了，現在以理智和感情支撐着成長的游姿，但在天秤上，它們常擺亂了位置，有時鱗片撕裂，痛身而去，有時甘於嘴唇一開一閉吐着泡泡，說平凡也是一種快樂。

我原來只是一尾魚，不懂命運。

小 站

· 醉 蝶

他說他叫森林，她竟以為那是座驕傲的擁有陽光和雨水的森林，然後在錯愕中，他不知在何時已成為一片鋼骨森林，缺乏氣息，給予她一種夢魘似的恐懼。

她想她是不是個敏感的人呢？除了官能上的感受，還有那種纖細，屬於下意識的感受，所以他們說她太多愁善感了些。

城中的雨季彷彿早來，南中國海的風好似無須翻山越嶺就這麼肆無忌憚的溜進這城中的心臟，溜進她認為的那座森林。

森林竟不是綠色，被季候風侵襲得顫抖着，鋼骨森林就這麼把她困在城中。她在房間的褐色地板上循着一些痕跡抓起陽光的影子，後來就自以為是的快樂起來，容易滿足呢！

可偶而她竟是一潭深不可探的冷井，他們說冷井情深，那應是古代哀怨女子深夜投井的故事。傳說書生後來只在井邊探覓得女子的一條白巾，倩女幽魂呵，她會

是這般情深嗎？

日子總是不齊齋的過去，昨日的死去，今日的重生，她覺得當日綠色森林竟也如城中無生命的鋼骨森林了。早晨她蹲在水龍頭前揉洗着森林留下來的汗臭味衣服時，竟呆呆的讓水溢滿得整個紅桶看起來像隻噴着水柱的鯨，她怎想到鯨魚呢？一隻在浩海中感到寂寞感到無依托的鯨。真是聯想得越遠了。

肥皂的泡沫一粒粒滑得老遠。她想起森林昨晚的氣息，身體的溫熱，還有她忽然感到悲哀的一些無聲哭泣，森林不知曉，森林彷彿只想以一團燈火燒起整個無際，她想這會是她願付出一生，相守一輩子的男人嗎？

她其實討厭自己的挑剔，卻又不得不這麼想着，這男子真能給她這隻含楚的鯨魚整個浩蕩、陽光和雨水嗎？

如果女子的生活就這麼纏着一個較強大的生命，恍如一株菟絲花的無助呵，吸吸得着足够的水，足够的熱能？

她想起森林也不盡是無可取之處，至少一開始，她已經能強烈感受，「那人已在燈火闌珊處」的震撼，只是，什麼是永恆呢？時間容易磨掉一些當初自以為是的感覺，到最後，最初與最終的心情已是兩回事。

森林昨夜夢囈時竟喃喃的吐出：「阿任，別離開我！」而一隻手突地搖在她瘦削但不失完美弧形的裸肩上，那一刻她看着窗外月光流瀉在床單上的銀白，聆聽着森林的呼吸，心想，她是怎樣醒來的，從森林未吐出那句話時，還是正吐出那句話時。她後來覺得眼眶潮濕的視覺中，身邊躺着的森林只是座浮動、模糊的整體，浸在抽象的形態中。

森林，他是否也察覺了這女子的飄忽，這女子的無根。她想如果前世本身不是吉普賽，便是一隻流浪的鷹，任飛整個無際。

森林，你心中的雨季是否也早來了？她溫柔的撫摸着森林嘴唇的性感弧形，下意識的想阻止他另外可能說出的夢囈。

森林，洗完了這件汗臭味的襯衫，明日將是一隻孤鷹啟向另個里程碑飛行的日子，像隨水流去的泡沫，註定是種浪漫，是種飄忽。

森林，不要難過，她不要絕對。

不再見！



日落巴卡洛山

無法去訴說再一次面對 BAKARU 的心情，只是想哭，哭一切的變數。

· 遲 菊

再次回到 BAKARU 山頭，我的心卻更孤寂，像無數次落幕的掌聲之後，總會升起更深更無奈的寂寞，是多少讚賞也無法彌補的空洞。這種不勝負荷的成功，就像這浩大的工程終於漸漸落幕，用數不清的血汗與生命，換來一湖山色及文明。我迷惑大壩的壯麗，我更深陷在往昔的記憶中，來到昔日的房舍中，外子選換了另一幢房子而與舊居不外是一屋之隔，閑來無事總抱着寶寶在舊居踱步，不知是想尋回往日情懷，抑是想證實自己曾擁有過的日子？

BAKARU 山頭不再青烟縷縷，乾旱的天氣使一片青蔥化而為黃枯，遠遠可見稀稀疏疏的枯樹，張着枯枝無奈的向上天控訴，似乎在譏諷上天為什麼在 BAKARU 山頭建個水壩？而水壩除了發電，似有調劑乾旱的功能，但 BAKARU 的水，卻改不了山頭的心靈。傳說中大壩是一座神仙山，開始時神仙的腳被剷泥機剷平，當地巫師趕來祭拜一番，當場殺牛割羊的。我目睹鮮血滴濕了大地，但似不能化解大壩一連串的危難，如是一波三折，二年後的今天我重回山上，神仙已化為一片文明的景象。

臂力橋，吊橋等等都不見了，而是雄偉的發電廠前綫——蓄水大壩。傍晚時分山色倒影在湖水中，又有誰想及當年水災，橋毀人亡，在泥濘中趕工建吊橋，而建橋工人一寸一寸利用繩索滑過對岸把吊橋築起來。而小工就靠這橋把糧食撥回山上，所有的辛苦都在美麗的倒影里化為烏有。（註：水災時吊橋未完成，就靠吊車把人吊過對岸，其中危險非筆者能體會。筆者只是站在斷橋上觀望不敢嘗試在幌幌盪盪的籃子里被吊過去，而籃下是滾滾之大水。）

眷屬區的常駐軍委太太也在忙着收拾，準備投向另一項工程。BAKARU 是走到尾聲了，我無法告訴她，也來不及告訴她我的心情。也許沒有幾個人懷有我的心情，就像外子常笑我是多心之人，對於久居他鄉又常轉換國家地點工作的工程人員，生死離別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工程完了理所當然棄所有再換一個地方，但我目睹這座山的原野變成文明，我目睹眷屬區的草地化為菜園花園，家家戶戶在前院種玫瑰、菊花、茉莉，而在後院種菜養鴨，而今花園頹廢，玫瑰伸着野野的枝椏，不再有午後修枝人，而後院雜草叢生，雞籠空着，再怎樣說都無法平息心里的傷感。人都是這樣的嗎？有時候不免為他們惋惜，因為一生中常人只築一次家而他們卻四處為家四處毀家。

中秋節加菜時，遠遠就看到空洞的餐廳一改往日加菜的喧嘩。外子解釋說工程快結束了部份員工外調或回國，只留部份員工，我不想說什麼，播音器又不識趣的盡播些傷感的歌。這一頓雖說舊相識全來打了招呼，心里卻盡是酸味，想念往日大口喝酒，大聲喊拳東乾一杯西喝一口的豪情，更想念那些曾共有過日子的伙伴。

如果說人生本是戲，他們的戲卻更叫人忍不住掏手

帕，誰也不曾記住他們，誰也不會去記住他們，但他們卻為此丟性命，遭家變甚至老來無法回家鄉，習慣東奔西跑，要靜下來似乎需要更大的勇氣，而這些戰勝自然的英雄，是否能戰勝自己？

· 十月四日於印尼巴卡洛山 ·



墳場的那口井

· 藍 波

柏油路邊沿，幾片木板釘成一座橋，橫臥在向河吐水的小溝上，一條細沙小徑，自橋端開始，像小白蛇般竄匿草叢里。

面海，小徑的路邊，河崖上，越過人頭的蘆葦，白花了頭，依然向風擺弄騷態。左邊是墳墓塚塚，有斜倒的碑木，風雕雨刻，已把面容深凹成蒼桑的皺紋，百家姓也不見了。河風習習吹來，蘆葦索索，墳場森森，就在兩株高大，亂根飄絮的榕樹下，一口井，木板圍起如它漿硬了的沙籠，靜靜的，孤獨的，嚼啜寂寞。

在祖父的年代食水來源短缺，沒有自來水供，這口井水是全鎮華裔和馬蘭諾族群的活命泉源。

總有一些挑夫，用兩個開了大口的長形餅乾珍，在口的中央橫釘一支耐用的木條，套上粗繩，就成了挑水的鐵桶，掛在肩上扁擔兩端，為每一家挑三角錢一擔水。

差不多每一住家、店厝都各自掘有井取水，但總不比墳地中那口井水來得清涼甘甜。家井的水，只能供給

洗洗刷刷之用。

我們在檳榔村租一間房間的家，屋旁也有一口井，水色濁黃，還有泥味，只能用於沖涼洗衣。在鹽材板的天井上，有兩個大大的鹽材木桶，用來盛雨水備用，另外一個較小的桶是儲盛過濾的雨水和從墳場那口井挑回來的水供食用。

幼時，我們家被貧窮侵噬，生活困苦，在旱天無雨水時，也無法僱請挑夫擔三角錢的水回來。大姐只大我四歲，是個小當家。貧窮的孩子，總被生活逼成早熟！挑水的工作就落在大姐身上。她在空暇時跟隨其他同學，扛起空鐵桶到墳場那口井去汲水。有時井水被淘乾了，沁溢的水，來不及被人舀取，她們就要在摸黑的凌晨三點，到墳場井旁去等水，在晨曦破曉時，挑回來的也不過是兩桶加起來不滿一桶的混水加幼沙。

有時挑水的事落在我與大妹身上。兩個瘦小，十來歲不到的峭骨肩上，扁擔在欺壓，赤赤的腳板受着路面柏油的煎燙，那魁首的鐵珍懸在我與大妹前後，扁擔中央，盪得多麼恣意，還張着口在笑，把口水濺濕了我的短褲和大妹的裙子。我們的乳牙，緊緊咬住，為我們打氣，從墳場行行停停的來回幾趟，至到腳板起泡，肩膀脫皮，木桶才半滿。我曾為此怨恨，命運怎該如此對我。

然而，當我靠近那口井時，並不感覺它在塚塚墓墳間，被陰森籠罩。有時在等水的當兒我會爬到大榕樹去，捉住一把氣根，搖來盪去。有時靠在井旁，俯視井底清泉，緩緩從土中溢出，那清澈的泉涌不斷，是我小心靈上的喜悅。

在學校假期中，我們一群頑皮，也會跑到這河涯下河灘上玩耍，口乾時就跑到井邊汲水解渴，興起時還用

水互相濺潑，嘻哈耍樂。遇上挑夫到來，總被訓上幾句：「小孩真不懂事，這口井水是全沐膠鎮人口的活命水，也不知珍惜。如果沒有水，看你們家喝鹽水去！」我們都在他們背後伸伸舌頭，做鬼臉後，就如烟霧般散得快。

自有水龍頭自來水把方便帶到每一家後，可憐這井就如怨婦般被拋棄了。

我站在井的入口路上，一時的心緒如錯綫絞結般亂。眼前擋住我前進的是一叢叢的雜樹野草。我伸出手將它們撥開，野草與樹叢慌亂了起來，發出沙沙的抗議。我撞了進去，腳下的草根還把我絆了一跤，像在報復。我跪跌在一個如塚的草堆前，抬眼處，竟是井的所在。在我鼻息前，顯然，被棄失修後，野草已把井埋葬了。

我用手使勁撥開絞纏的野草，赫然，昔日養活他人的井，只剩下一個窪的淺淺聚水，依然清澈。我驚見一張童稚的天真臉龐映在平靜的水面上，似曾相識，我回轉身，以為身後有人，卻沒有。再俯首時，只有一付滄桑的臉譜，有一雙模糊的眼，然後，有圈圈的漣漪輕輕蕩開，把水的鏡面、倒影都碎了。

.....

門被推開一條縫，她就感到如山的黑暗閃般欺來，而
在這層重壓中攪拌著野性般濃的野，更有似曾相識的氣息。

.....

-----〔一塊二/鞠藥如〕



小

說

卷

小

信

谷



一九九零年第十屆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

一塊二

鞠藥如

肇丹蹲在廚房一角的花磚地上，左手緊握着罐身，右掌把着尖嘴的罐頭刀，幾根手指醒醒定定的高翹着避免錫片上的利齒，一按一扣的開了一個圓。雖然罐頭刀毫不規矩的吃進罐蓋中間，一掀，鮮紅的蕃茄汁就從狹小的罐口里飄出沙丁魚的微腥。

她把罐頭刀移近嘴邊，就嗅到鐵銹的怪味，正想舔走那茄紅的舌忙伸回去，左手拿着的罐子卻在起身走的一刻，撲的飛向地面。肇丹尚來不及驚呼，罐里的沙丁魚幾乎是戲劇性的全滾了出來，浴在紅色的茄汁里。小小的罐子卻匡匡匡的逃到垃圾桶邊

肇丹出神的望着魚屍身披流質的艷紅，有一陣子不曉得該怎麼辦。但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她忙蹲了下去拾起那三條柔軟的魚，十分惋惜的望着一地流紅，才想起魚已跟地面接觸，是不宜再吃的了。她有點氣惱兼心悸的把魚丟進垃圾桶里，手指不期然的伸進嘴里，一個勁的把茄紅吮乾。

丹丹，看！

呵！西瓜！爸爸，我要吃我要吃！

丹丹，坐下。

肇丹生日，至夜，媽媽尚陪她坐在客廳里守着綴滿愛心玫瑰花的雙層奶油蛋糕，絞扭着腰身的八根鮮艷小蠟燭裝釘在牙籤上，高高的從雪白的蛋糕面上怒吐着美色，等待壯烈的自焚。

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呢？肇丹一直想不起，祇是唯一的不忘就是父親的手突然奮力一擲，地就墊滿瓜紅。她受了驚，在大人的激烈聲戰中咬着手指頭。也是這一點她始終想不通，到底是吮着手指頭的西瓜紅還是指甲頭，非常受傷的望着滿地滴着紅汁的破碎，哭了。

肇丹拿塊面巾壓向那灘鮮紅，看着白色的毛球脹脹的吸飽，就有點恍惚。

媽媽常說的，東西碎了就是碎了，就是用萬能膠黏回去，也是碎的。她去架子上扯了一張報紙，把魚從垃圾桶里掏出來，連着罐子和毛巾結結實實的綁了起來，才扔回桶里。東西跌了就是跌了，但要收拾恰當才會避免一陣不高興。這一點生活小常識她是知道的。

丹丹，晚飯自己吃，我晚歸。

媽媽

冰櫃的門貼着幾張小紙條，肇丹認出這是最新的一張。也許媽媽心情好，正正方方的幾個中文字寫的有陵有角，是比學校里的中文老師寫得更為娟秀。她不大喜歡媽媽以這種方式跟她溝通，寧願在睡得迷迷糊糊的當兒被電話鈴聲吵醒，手指玩弄着鎖頭聽媽媽說：丹丹，

看！
瓜！爸爸，我要吃我要吃！
坐下。

日，至夜，媽媽尚陪她坐在客廳里守着綴滿
的雙層奶油蛋糕，絞扭着腰身的八根鮮艷小
牙籤上，高高的從雪白的蛋糕面上怒吐着美
烈的自焚。

是怎樣開始的呢？肇丹一直想不起，祇是唯一
是父親的手突然奮力一擲，她就墊滿瓜紅。她
在大人的激烈聲戰中咬着手指頭。也是這一點
不通，到底是吮着手指頭的西瓜紅還是指甲頭，
的望着滿地滴着紅汁的破碎，哭了。

拿塊面巾壓向那灘鮮紅，看着白色的毛球脹脹
就有點恍惚。

常說的，東西碎了就是碎了，就是用萬能膠黏
是碎的。她去架子上扯了一張報紙，把魚從拉
出來，連着罐子和毛巾結結實實的綁了起來，
里。東西跌了就是跌了，但要收拾恰當才會避
高興。這一點生活小常識她是知道的。

丹丹，晚飯自己吃，我晚歸。
媽媽

的門貼着幾張小紙條，肇丹認出這是最新的一
媽媽心情好，正正方方的幾個中文字寫的有稜
比學校里的中文老師寫得更為娟秀。她不大喜
以這種方式跟她溝通，寧願在睡得迷迷糊糊的當
話鈴聲吵醒，手指玩弄着鎖頭聽媽媽說：丹丹，

功課做好了嗎？吃飽了嗎？衣服收了嗎？一連串的是嗎，
簡直是黏。

她脫下藍色的校裙，只穿着白色上衣和運動短褲。
胃壁吸了茄汁後越發覺得餓。她站在椅子上重新開了壁
櫥，在排列整齊的罐頭里選了一罐午餐肉，喜孜孜的只
感到沉甸甸的重手。

她從大廈內走出來，夜就夾着潮濕的風由拉讓江面
飛涌來擁她。人行道旁的黃花在路燈下越顯得昏黃，她
睨視着簇簇的幽黃，就看到了映在道的兩旁的影子，兩
個，隨着足音的響起而逐漸拉長。

她停下腳步，看着不動的身影，突然有股想跳進花
叢中踐踏那瘦影的衝動。

策安，我欠你的。

策安，我知道沒有我你還是會活得很好。

她撇一撇唇皮，喧鬧的人聲車聲在身後是一個網，
她走不進的網眼形成漿糊般黏的流液，將她沖得更遠。

策安。

一個是她的認定，是要相守一生的抉擇，誰想而今
理不虧氣不曲的自我申辯。如果有歉疚，也是值得疑惑
的語氣轉折，一個是她的至親，欲語還休的緘默，彷彿
受傷的不是她，而是她的需要保護與照顧。

她往回走，身體鬆軟的靠向燈柱。冷，就透過衣層
探了她一把。時間是一把剗，把傷口挖得更深更闊。她
憎恨沉靜的獨處，縱是有人聲，也總是在十分遠的身後，
與她漠不相關。

策安，堅強起來。

策安，給她吃辣椒。

她一句話也沒說。愛過，且還在愛着，是沒有悔恨的蛛絲牽纏，也沒有仇視的憤怒。只有傷，傷得吐血，所以愛得心力交瘁，也只能遠遠的愛着。

媽媽，爸爸為什麼不回家？

爸爸還有一個家。

那我們去那個家，好不好？

她皺起眼角，把眼睛深深的埋進眼皮里，只感到痛。是，她憑什麼告訴可愛的女兒她要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然後深深的被未殘的愛中傷？她怎樣告訴她世局的變化往往是自己的決定？最重要的還是，她該怎樣向她解釋三個表兄妹親昵的牽着她爸爸的手喊爸爸時該有的反應？她不能提早扼殺她的童真，她又不能隱瞞事實，所以一天拖着過一天。她有時禁不住會想，也許那幼小的心靈早已看出事情的不對勁。那聰慧的雙眼總是流露出了解的神色，許是那倔強的個性使得她在親近母親的同時將領悟化為沉默。她不再問起父親的去向。

策安冷冷的望向江面，腦子有一陣的空白。工作是感情受創的督察，讓她沒有時間去想，過去的，眼前的，未來的事事務務。她也開始學習不再去想太多，當事情的發展違背了她的意願時，就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她步向停車場時，兩個影子仍然走在她前面。她側一側頭，就看見江波散蕩中光黃的破碎，一搖一擺的，是月亮的臉。

肇丹，你吃什麼？

飯。

那個，那個煎得金黃金黃的。

午餐肉，我媽媽弄的。

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你要嗎？給你。

肇丹衝到藤椅前，一坐，就把肩上的書包帶子拖下來，書包就悶重的撲進凹下的椅肚。她踢走了地氈上的小枕頭，襪也未脫，噤里叭啦的就把餐椅拉到壁櫥前，跳了上去。

午餐肉是牛肉嗎？

是呀。

很好吃。是真的牛肉嗎？

他們都這樣說。

我不放心。我去問老師。

肇丹碎的拉開櫥門，幾乎是顫抖的拿起一罐橙黃藍的午餐肉。PORK LUNCHEON MEAT，沒有寫PIG，她心里有點高興，但還是覺得緊張懼怕。轉轉轉。

肇丹，你害我。啾啾啾。

你做什麼吐我？你做什麼？

豬肉！豬肉！你騙我！

我沒有！我不知道！

你害我！我講給爸爸聽！

轉轉轉。肇丹看到了。成份：豬肉、澱粉、鹽、香料、亞硝酸鈉。

肇丹僵在那兒，口里尚含着一點飯，非常震驚的瞪着萊絲敏把食指扣進嘴里。嘔兩聲就把剛下肚的東西全拉上來。她一反胃，也跟着嘩嘩的吐了起來，順手用飯盒接住。兩個人的眼睛都濕了，她是因為委屈而掉下淚

來，萊絲敏卻為了破戒而痛哭。

肇丹僵在那兒。

鐸腴，這個很好吃，是什麼？

牛肉。牛肉煎蛋。

你去買的嗎？

不是，開罐頭的。喏，就是這個。

肇丹揚起手奮力往下擯，午餐肉沉沉的發出一點聲音。她依着架子掃去，一罐接一罐的往下擯。臉蛋是燒燒的緋紅，班主任的聲音在罐頭撞地的濁音里出奇的清明。

肇丹，這是要記過的。你知道，回教徒是不吃豬肉的。

她衝進儲藏室，找到了一個褐色的紙袋，迅速的將地上的罐頭裝了起來，又奔到冰櫃前，把冰凍着的豬肉拿了出來，一股腦兒的扔進紙袋里，結解實實的綁了起來。

她沒有放聲哭，只是覺得心痛。痛痛痛，痛得要大喊大叫大哭大跳了。她把紙袋拖到後門口，攤開垃圾孔，雙手用力一推，她屏住呼吸，就聽到一聲蓬，悶悶的，從窗內傳回來。

肇丹彷彿完成一件大事般的輕鬆，雖然心里頭仍然感到重壓，但總算能順順的透一口氣了。她不曉得要不要告訴媽媽。媽媽總是忙、總是加班，告訴她也許她會覺得自己仍然不懂得照顧自己，也會增加她的煩惱。肇丹望着黑糊糊的垃圾洞口，眼淚還是酸酸的滴了下來。幸好，只兩滴。

她滑進浴缸里，昏昏沉沉的只想倒頭就睡。黏滑的香皂泡起了效力，把塞滿化妝品的臉沖洗乾淨，回復原來的柔嫩。

她最近常加班，公司新添置了幾台電腦，由她全權負責。那時出差或短期受訓，電話搖回來多是她接，於是被感動至差點泣零，十分放心的將女兒交給她照顧。

媽咪，你什麼時候回？

就快了。

媽咪，你快快回來，好不好？

好。你乖不乖？

好乖。阿興興不乖。他畫我的書。我講給鐸姨聽了。

爸爸呢？

出去了。

你跟誰在家呀？

阿興興，大表哥，妹頭。

疲倦像蛙鳴，一呼百應，只感累。她閉着雙眼，十分渴望能免除起身淨身的多層步驟。就此睡着。縱是周身酸軟，思念仍似鹽木碎片，尖尖的刺進指甲縫，即使將之拔了出來，木屑仍留在肉里，發膿。她總是發現自己沉浸在回憶里的時間超越了思考的時間。就是能靜下來，也是催了眠似的允許舊時舊日的景象重映。

策安，他沒有了。他就這樣沒有了。

所以你要勇敢。

我當然要勇敢。啊，一顆子彈，只一顆子彈呀！

我懂。

你懂？一顆子彈，他們給我賠償十五萬，叫我做寡婦？太便宜了，策安。

她沒去送殯。小的時候牽着小狗在小徑上玩，空空

空的從前面走出一大班人，呼天搶地的哭叫驚得她抱起小狗就跳進草叢里，把頭盡速的往草莖間藏。當時只覺得怕，整個世界只有那幾根草莖最可靠，待到家里發現走失了一個小孩時才動員到處尋找，也是她的小狗狂吠使人撥草尋獲。而家里的幾個姐妹都不同，門窗關上了也要從細縫中瞄幾眼。她有時在大道上遇到這種悲壯的行列，就會心口劇痛，呼吸也緊了，閉起眼睛拼命的默禱與代禱。

然而那日，她確實哭了。在獲悉凶殺案的起因是原住民為了要保護森林地而含着警告性質的射殺時，她為他年輕而有活力的生命而痛惜，也為以木山為工作營地的青年擔憂。他只不過是在一九八九年九十五名的木山死亡人數中的其中一個，報紙編輯慷慨的撥出較大的版位來刊登這則新聞也完全是由於他的經理身份。

我怎麼辦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她早婚。書念不好，但長得漂亮，一站出來就有一種氣焰，會燒人的，男人，把別人都灰了下去。十八歲結婚，所以孩子帶出來走一圈，整街人都說弟妹真可愛。而她則不肖於這種形式的安定，總認為這樣子過一生是很交白卷的羞愧，因此上進心也比旁人強。

她從來不敢去想他失諾的原因。是曾經深愛的，不是為了嫁給人看的自卑勁，所以更加的痛。她伏在光滑的浴缸沿，讓冷冷的水泡着她磁滑的裸，幾乎睡着。

房間里散出淡淡的光綫。照在甜誰的小臉蛋上，她從地氈上拾起抱枕，極為小心的塞進她懷里。她坐在床頭，愛憐的望着女兒靈秀的臉。人睡着的樣貌與平日有異，她才想起已有多天未在陽光下看她。

媽咪，你什麼時候有空？

就快了。
我想去看樹。

她折回廚房，看見電飯鍋還在咕嚕着。她再累也不忘把飯預備好。

冰櫃的門只貼着一張紙條：

媽咪，午餐肉是什麼肉？
丹丹

她笑了起來，抓起圓珠筆在紙上畫了一個：



肇丹在超級市場的第二層里轉。她停在玩具部，忘神的望着米奇老鼠和史諾皮，媽媽每次出門回來都會帶各種新奇的玩具，她最鍾意的是稻草娃娃。鐸姨來小住一次，她的玩具不是少了一件就是破了三樣。但她從來不敢跟媽媽說。因為妹頭講過，如果她跟媽媽說，她們就不會來和她玩了。只有一次，正當妹頭從她來不及收藏好的籃子里搜出稻草娃娃，一把就要扯出稻草的時候，她將手上的小積木飛過去，人也撲過去搶回娃娃。妹頭被積木擊中額頭，哭得聲嘶力竭，她被鐸姨狠狠的白了一眼，又被爸爸喝令交出娃娃，也只是靜靜的坐在牆角，眼淚擠過濃密的睫毛，冒出來。一滴，一滴的。

肇丹，你要買什麼？

我只是看看。

你看！

妹頭得意的揚着手上的鉛筆夾，繪上小狗小貓臉蛋的夾子，夾在鉛筆尾端，寫一個字動一動，就有說不出的好看。肇丹看她每天的筆端都會夾上不同的夾子，就覺得不喜歡。

你有這麼多了又要買？

是呀。我喜歡。你要不要過去看？那兒還有很多。

肇丹被她拉着走到文具部，就看到了萊絲敏。她走過去，萊絲敏頭也沒抬的在選顏色鮮艷又含香氣的筆擦。

萊絲敏。

萊絲敏停下手，看着肇丹，有一陣子靜默。

肇丹，你也來了。

你買什麼？筆擦？為什麼不買鉛筆夾呢？

妹頭擠到她們中間，把萊絲敏臉上的微笑擋住。

肇丹果被記過，但并未責怪萊絲敏。她有的是愧疚與難堪，畢竟她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許多同學都等着看看好戲，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肇丹也以為她的爸爸會在校門口等着罵她一頓，每次看到一個馬來男子望她一眼就禁不住手心冰冷。

她有點不安的走近萊絲敏身旁。

去，我們去那邊，再走過一點。

妹頭又推着她們往里走。彷彿妹頭是天生的領導者，她們不期然的起步走。

肇丹雙手插進裙袋里，不甚感興趣的望着各種各樣的鉛筆夾，妹頭非常熱心的向她介紹着。

拿着這個，很可愛的，是不是？我最喜歡的是一隻天鵝，只可惜後來被人家買了。你看這個小熊，多美呀！

肇丹接過小熊，與萊絲敏相視一笑，頓感心頭一暖。她轉動着小熊，居然看到小熊高興的向她微笑。

是很可愛呀！

還有是這個。

妹頭非常的興奮，她不停的向肇丹的手心放，滿滿的一捧都是鉛筆夾。

我沒有帶錢出來呀。

你喜歡嗎？

是有一點，不是很喜歡。

萊絲敏，你有買嗎？

我要一個。肇丹呢？

我不要。

肇丹把手上的鉛筆夾放回原位。食指和拇指又將小熊拈起，她甜甜的對着小熊笑了。

我不要這麼多人都有的東西，但這個是真的很可愛呀！

她們站在文具部觀賞了許久，笑着，比着，完全沒有留意到從牆鏡里反射出來的目光。

肇丹站在門口等妹頭付賬。下午的課外活動立刻就要開始。她選的是華文學會，妹頭卻參加了女幼童君。

小妹妹。

肇丹回頭，看見穿着制服的超級市場服務員站在身後，她淺淺的微笑。

可以讓我看看你的袋子嗎？

可以呀。

肇丹輕快地回答，然後才覺得不大對勁。她沒有拎手提袋子，只有裙袋。她的手伸進袋子里，就碰到了硬硬的東西，起先還以為是門匙，臉就跟着變了。

我們早就注意你了。跟我來。

肇丹虛弱得幾乎立不住，腦門子似灌了一桶漆，白色的，連嬌嫩的小臉蛋也鬆上了。她的心跳聲宛如拍在空曠的籃球場上的球響，腋下被鉗着走往經理室。

她只覺得一切活動都已靜止，口乾舌燥的說不出一句話。她從樓梯頂往下望，模模糊糊地只看到仰着的人臉，有一種詭異的扭曲。

她看到自己的臉，妹頭。

門被推開一條縫，她就感到如山的黑暗閃般欺來，而在這層重壓中攪拌着野性般濃的野，更有似曾相識的氣息。

她摸到牆上的燈制。雙眼在漆黑中衝射出不安與憂慮。亮，吊在牆角的兩粒日本紙糊燈罩同時甦醒。

她有片刻的昏眩。

那日班機延遲起飛，抵達時已近午夜。她一路按着燈制，噼噼拍拍的有一種佻皮的喜悅，驚起了沉睡的夜。起初她不肯相信，也拒絕腦海中的任何一種假設，但是一支牙刷可以在刷牙時被吞下肚的事實使她被迫接受眼前的情景。

我只有個問題，你是懦弱到不敢對我說明而要刻意讓事情的發生來解釋嗎？

她將公事包扔進搖椅里，快步走向肇丹的房間。暗。今天這麼善忘的，讓屋子浴進黑流里。

藉着一點透過窗簾的月光，她摸進房里。床頭燈被罩在一個小藤籃內，粉粉的柔光就漏過籃孔跳出來。

丹丹。

她習慣性的要替她撥開額頭的髮，拉拉棉被，把抱枕放好，手一伸，卻僵在半空。

丹丹？

她跳了起來，奔到門邊按下燈制，電筒閃兩閃才亮起。她望着收拾整齊的空床，有好一陣子才想起胸里有一口氣還未呼出來，閉塞得心跳聲也靜了。

丹丹？丹丹？

她緊張得聲音也尖嘎了，就像是硬硬從喉間摩擦出來，只感到喉嚨捏實的迫痛。

她狂亂的亮起一屋的燈光，喊聲由小至大。桌面與冰櫃門都沒有留下小紙條，她站在廚房內，未關上的窗讓五樓的風流入。

她設法使自己鎮定下來。她相信她，一個乖巧的小孩，轉眼就要進入中學了，有什麼事是這種年齡的孩子會做的？她開了壁櫥，看着排列整齊的午餐肉，許久也想不起為何要打開櫥門。

媽咪，你又哭了。

是。

你還有我呀。

她抬起手背，把眼臉抹乾。

機會是鹽，要在未溶之前償它的鹹。他永遠也不會明白。

但我還愛他。

她奔進客廳里撥電話。一個刻在腦里的數目字，記憶中只用過一次。肇丹過生日那天，她忍不住，結果是她接的，只好無言的攔下。

世間的巧合往往是悲劇的開場白。她又聽到那熟熟熟，熟到底的聲音，居然先失了聲。

我原諒你，不是你我的關係，而是為了我自己。

策安。

你最好別叫我看到你，聽到你。

聽我說一次。我拖着三個，你本事，又好看，是還有希望的。

不要用我的聰明才智來洗脫你的罪惡。

她吼，搶過桌面未切的黃梨往地面一摔，梨肉黃黃的碎成片片。個個瞪得傻了眼。只有母親，也是來偏着她，幽幽地開了口。

是命。策安，你做姐姐的，就讓她去吧。

她抱起肇丹，一腳把籬笆的小鐵柵踢開，頭也不回的走遠。後來一直想不起怎麼會抱得起整十來歲的孩子，也許是拖着走。

她的腦子打着不規則的轉，有無數的圖案在閃爍着。她想起那張破碎的月亮臉，摔了電話聽筒就奔進貯藏室，掛着開往天台的窄門門匙的鐵釘已生鏽。她伸出手去摸，只碰到鐵鏽的硬冷。

肇丹從校長室走出來，氣得眼睛都濕了。三天下來，全校都知道發生了一件事，而這事又大到非要動刑以曉諭大眾不可。

肇丹，我對你真失望。但我無法幫助你，這是校方的決定。

肇丹的憤怒超過了悲哀，使她有火燒的灸痛。她不知道應該怎樣面對，對誰說才好。媽媽面前是不敢說的，怕她為自己感到羞耻，而爸爸，她早就告訴自己她沒有爸爸。

每天負責接送她的私家車已離開，校園內突然變得空盪盪的，有說不出的陰深，向晚的風吹來都覺得異樣的冷。

肇丹，我再問一次，你功課好，又聰明，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沒有。

不要再否認，東西都搜到了。你是要警察來了才肯承認，是嗎？

我沒有拿。我一點都不知道。

一連問了三天，肇丹已被恐懼與不服捆得失了聲，再問什麼也只是緊閉着嘴唇，偶而斜睨一眼胖壯的校長，輕屑的牽一牽唇皮。她第一次知道大人原來可以這樣的無腦。

她被自己的信念蒸得心不虛肉不跳，雖然確實是恐懼着，但不是對自己的行為的後遺症感恐懼，所以看在別人的眼里就形成一種膽大包天的死硬。

書包帶子吃進她的肩膀，把肌肉撕扯得脖子也痛了。她沒搭過巴士，路倒是依稀可記，所以拖着半邊重體走路回去。

丹丹，這麼晚了你還坐在這裡做什麼？我不是說過不可以上來了嗎？

那夜她沒哭，只是媽媽的淚以驚人的速度翻涌出來。她抱着膝頭仰望不停轉變色彩的星子，哀哀的說不出話來。

媽咪的心已够傷了，我不能再刺痛她的心。眼淚是鎊水，會灼傷別人的。

肇丹一手拉下一把垂到人行道上的木槿花葉，一小段一小段的撕個片片，暫時忘記鞋子吃着腳趾，書包吃着肩膀的痛。

家在二公里外，她經過空空的足球場，知道再經過一個長滿野草的華人義山就可遙望到天台上伸展出來的紅棕葉，她的最愛了。

丹丹，爸爸要在這兒開闢一個空中花園，你喜歡嗎？喜歡。

你要種什麼花？

我要種樹。

花不是美得多嗎？樹不美。

我喜歡樹。

那時節，呵，肇丹嘆一口氣，眼睛背後就禁不住一陣熱，推敲着淚腺。她彷彿見到自己，整個伏在父親的背後，冒險似的尖笑着讓父親從筆直的梯子上爬到天台。她從來沒問媽媽，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就好像她天天忍着心板上的擊斃，允許自己的眼睛望着妹頭神采飛揚的臉。

夜似只怪腳獸，一伸足就把衆物壓塌。肇丹不時的跑到門口，掀開門簾子，閉起一隻眼，對着鎖孔向外望，昏昏的門燈只照着一大灘的冷默。

她把書包拿出來整理，探手進去一摸，就碰到一個紙團。她想了很久才想起是妹頭在休息節的時候遞給她的。

肇丹，送給你的。

是什麼？

回去再看。

她拆開紙團，心底有一絲的溫暖與濃濃的好奇。一看，她像觸了電般跳了起來，手上的小熊臉快樂的在空中翻了個滾，拍的跌回地氈上。肇丹幾乎是痛恨的驚得魂不附體，她不用那夾子來夾指頭試試它的緊，就已感到一陣夾心的痛，她的意識在瞬間跳到空白的盲點，掏心的吊掛。客廳的電話響聲突然割破了受咀咒般的靜止，她绷紧的神經被拉扯得更加緊，好一會兒後才回過神來。

肇丹奔進客廳里，一面暗叫着鈴聲別斷、別斷。她撲過去，真怕鈴聲戛然而止，彷彿一個唱高音的女子，忽然失了音，就會令人有斷了氣的壓迫感。

肇丹，是我，爸爸。

哦。

肇丹的興奮立刻降級三百度。她以為是媽媽，她決定將一切說給她聽。

肇丹，妹頭告訴我你的事情了。你不要怕，我們會照顧你的。

你說什麼。

我們決定了，你來跟我們住。反正你媽咪沒時間照

願你，我想她會答應的。

天哪！

肇丹把玩着鎖頭的手用力一按，就把鎖頭扣上。她驚的說不出話來。他們要帶走我，媽咪肯嗎？發生了這樣的事後，媽咪還要我嗎？肇丹只覺得頭腦里裝滿了淚水，恐懼似支伸長嘴的劍，輕輕一插，就把腦袋撬穿了。

那是真的了。每個人都相信我偷了東西。我沒有呀！我沒有！

肇丹緩緩的放下聽筒，不想再聽下去，淚水是擦也擦不乾的泉眼，她披着滿臉的淚，跌坐在地上。

你總是不肯承認，那很好，明天我總有辦法讓你知道不誠實的後果。

肇丹只感自己的心窩，火燒般的痛。她哭不出聲音，她要媽媽。她要抓住她的手，她要牽着她的衣角。她等她回來。她要她。

電話終於沒有再響起。媽媽最近升了級，她不知道她的新電話號碼。肇丹昏昏沉沉的坐着，只感到切齒般的難過。她想起她的補習老師，也許她會說幾句笑話，她要聽到人聲，那怕是一個咳嗽也好，也是人的。

肇丹拿起聽筒，才看到鎖已上扣，電話再也撥不出去。那段日子補習老師常打電話到外地，一談就是半個小時有多。媽媽還怕了，只好加一把鎖，鎖匙放在抽屜內。肇丹失望得很，抽搭着放下聽筒。

她回到房里，冷靜的處理地上的東西。一陣響聲自門外響起，她側耳聽了一陣，不覺有異，臉色也變了。她躡着足走向門口，掀開簾子，閉起左眼，心口狂烈的

跳着。她湊過臉去，觸着門柄的冷，望出去，一隻黑貓正舉起左掌，讓冷利的舌舐着。

肇丹的心陪同希望一起滾落。她後退一步，背倚着冷牆，輕滑到地面，哀傷的余韻還在體內徘徊，隨着鼻子的抽動，西谷米般大的淚水就順着滑濕的小臉，越過唇皮，一滴，一滴的，跌到手背上。

丹丹，記住媽咪的話，這世界上沒有人能幫助你，只有你自己。

更多的淚珠滾下了來。

媽咪，你快點回來。媽咪，你為什麼還不回來？

肇丹的動作開始粗暴起來。她扯着頭髮，衣服濕透了。兩腳開始踢着門板。

媽咪，你快點回來，回來！

心里要說的話谷得要爆炸了。她一張口，哇得吐出傷音，大得使自己也嚇了一跳。

肇丹只感到四周空氣的重壓，好像到處都有一隻鐵鉤手，要將她箍住。她扶着牆去拿鎖匙，開了通門往天台的窄門，筆直的梯子高高硬硬的靠在牆邊，她吊着身子，一級級的向着滿天星子爬去。

策安趕到醫院的時候，一切都已成定局。

在狂亂的恍惚中，她只聽到一句話。

從這麼高跌下來，就像西瓜墮地一樣，哪里還有得扳回來的？

策安呆住，身體無以名狀的痛了起來，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子，在她身上割着剝着剛着，居然割切到她的臉皮來，麻麻的只感一陣陣的利痛。

手術床遠遠的推過來，她跳過去，一掀，就翻了眼，往後就倒。

●

她替她整理衣服。

她不斷的告訴自己，我的女兒，她出門去了。很快的，她就會回來了，然後淚水就搭搭搭的扒了出來，她就很氣惱地用力擦臉，把臉皮擦得更紅更腫。過後就淺笑了起來，為自己的哭泣感到好笑。我的女兒，呵，我的女兒，她出門去了。她出門去了，她還會回來。會回來？問號標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爆開來像爆竹響，她就哭出聲音到暗啞。

她在放衣間的內部摸到一個紙團，順受一丟就拋到垃圾桶里。後來一想，慢吞吞的又掏了出來。她對着床頭燈，把紙撕開，但綁得太結實了，引起她的好奇。紙撕得越多心就跳得越快，快把紙撕完了，她可以感到硬硬的硬手。她反而有點害怕了。

她呆視着，良久，才把最後一層撕開。

啊？

女学生偷东西，畏罪跳楼身亡。

(本报五日讯) 一名女学生为偷几个铅笔夹，而……。

她緊握着小熊臉鉛筆夾，并未感到手掌心的痛。只一眨眼，淚珠便排成排的滾下來。

我的女兒，你還有什麼事沒有對媽咪說的？還是我沒有機會讓你對我說？——呵！

鉛筆夾的尖角陷進她的掌肉里，她看着冒出來的血，不禁有一絲憎惡的快意。

你沒聽媽咪的話，你沒聽！

她發了狂般拿起鉛筆夾就往身上搗，在腿上刮出一條一條長長的血痕子，不覺痛，連手背也刮出成河成河的血印。

你不要我！連你也不要我了！

她把鉛筆夾撕開兩邊，奮力的摔在地上。淚眼迷濛中看到小熊的臉內貼着一張紙，她爬過去拿在手上看：

SENG SENG
SUPERMARKET

L. C. 401 \$1.20

五塊錢

· 藍波

星期天的菜市一帶，沿繞着林曼岸河岸從河口到中
段，行人、車輛、無牌小販，熙攘成暢通不了的擁擠，
更何況榴槤季節又到，剛上市的果王，聞不到香味，也
把一群群的饑嘴老饕吸引住。左一堆人群，右一群買客，
團團圍着攤子，有人顧不得面子，捧着粒粒丑陋狂吻！

他九點多抵達菜場一帶，人潮涌涌，車輛行人停滯
不前，他的小鈴木蠕蠕停停，最後，終於穿過人流，如
一節脫軌的車廂，拐進了中華總商會的停車場。

每個格子都被佔有了。

不知道今天要團團轉轉幾圈才能找到車位。他放慢
速度蝸行。前面有個女人幌着手中的車鎖，他跟着。她
先開客座的門，把一包東西放進去，再轉到司機座邊的
門去，在她繞過車尾時，她朝他投來一個眼神，彷彿在
自傲，好彩鏢，你，遇到我要回去，要不然，繞多幾圈
也沒好泊車呢！

我該感謝妳嗎？他感受那種眼光，透過擋風鏡狠狠

回視她。她還慢條斯理退出車來。

他穿過魚檔，招徠的親切呼喚，好像你是每個檔口的老友，他們如政客一樣的口吻，為的是你手中的一「票」！

他看見一攤位上，有新鮮的「巴壓蝦」。

在菜攤處買了地瓜、烏龜豆、辣椒，也買了「薄餅皮」、豆芽和豆腐，之後，他轉返魚攤處買了一公斤蝦，一張暗綠色的鈔票，找數四十元二角。

站在糕餅攤前，他兩手十個手指已扣着幾個塑膠袋的菜餸。

「老板，買五個紅龜粿。」

他空出一隻手，塞進褲袋抽出一張紙幣，行人擠得他不能回身，眼角看是一張青色的五塊錢，遞給老板，視線卻攝住馬路上擁擠的情形，有朋友走過，招呼他，待把視線移回到攤上，佛面有一張紅色拾元鈔票，老板數着九張一元幣還他。

彎彎曲曲蛇行穿過塞在路上車與車的空隙，走回停車處。車內，他抽出袋中的錢，數一數，四張紅色拾元，另外是剛找數的九塊錢！

哈！糕餅攤老板失算啦。不但白吃他的「紅龜」，還多出五塊錢。他想，今天也許好運，不過老板可要少賺且賠本了！管他呢！誰叫他粗心，并非自己貪心。他走向「大萬」，買了一張四個五的號碼。如果開出頭獎，那才走運。

他走上「漳泉」的禮堂去看朋友教舞，他走進去，練舞正在進行，他們照面，點頭。他在一張塑膠椅子坐下。

他們跳山地舞。

推磨的手勢，一二三四……。

手牽着手，橫着走，轉！繞成圓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他靜靜看着，那些數字中，五字聽來特別刺耳。他想起那五塊錢來。

第一次靠近那攤賣糕的，是被一小塊石頭吸引住。它就躺在一個四方小筐內，乳黃色的蛋圓型，倒反看像一粒菇，它那幕的部份是一層滑面夾一層砂質，然後是一粒小滑石子黏在上面，正面看卻像乳頭！它在陽光下閃爍着礫石的反光。

「老板，買一塊錢紅龜。那石頭很漂亮呢。」

「是嗎？朋友在加拿逸找到的，送了給我。」

「是啊，聽說那里有很多河石。加帛河的石頭也很有型態的。」

「你會喜歡石頭咩？」

「是啊，我有收集奇形怪狀的石頭。」

「那就送給你吧。這里還有一塊聽說是從樹上掉下來的。」他從一堆散錢中找出一塊扁扁的岡石，遞過來，「要不要？」

「這個够了，謝謝。」他拿了那粒石頭。

往後，每個星期天，慣例買完菜後，他會順道轉去那攤子幫襯，老板似乎不記得他了，他也懶得提起話題

搭訕。

有時老板不在，只有一個女人看攤，皮膚烏黑粗糙，還有幾個小孩子，個子瘦小，大概是一家人。

是不是他們一家都靠這攤子賣糕過活呢？

他想起幼年，姐姐為了補助家用，每每清晨，小手提滿一籃糕餅，在甘榜里沿家挨戶去賣，到要上學的時候才回來，也賺不了幾塊錢。那時他還小，家里窮，而困苦的滋味，他怎麼忘得了。五塊錢在那個年代，作用可大了，他想起曾經米缸絕糧，他們一家以三角錢一斤的「嘉瑪魚」充饑，他一家挨過了艱苦的日子才逐漸轉入佳境，五塊錢在這物價高漲的現今，已作用不了什麼，可是，對窮人來說，至少是一兩天的家用！

他眼前的舞影幌幌是一團的朦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導舞者的一件青色汗恤，在他眼前幌動，幌動，竟幌出一張淺綠色的五塊錢。

他默默離開練舞的禮堂，走下樓來。看看錶，已將近十一點，他遠眺前面菜場的方向，人潮依然湧湧，還未收市，他快步向前走去！

第一首見，亦不遇於他詩
... 生於千載，...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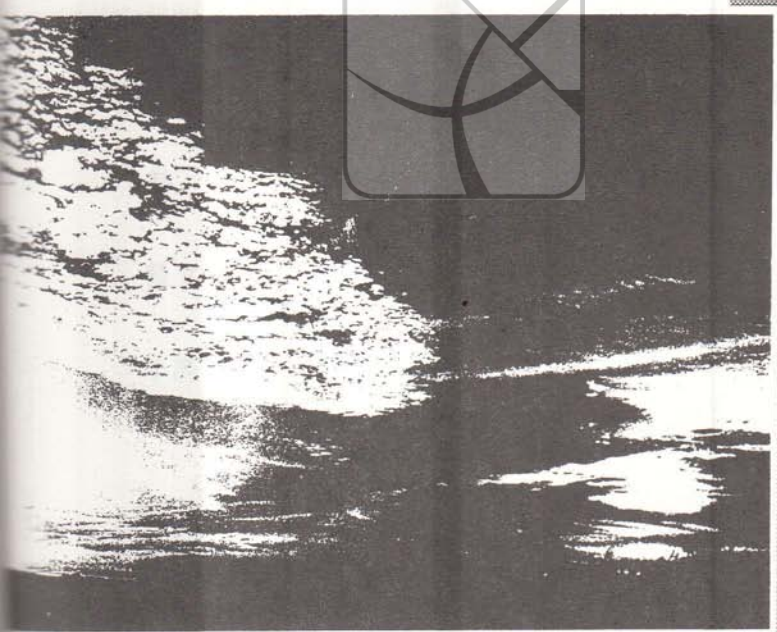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 亦不遇於他詩



附

錄





附錄一：得獎作品與評審員一覽表

第九屆(一九八九年)砂拉越星座常年文學獎

<u>組 別</u>	<u>得獎作品</u>	<u>作 者</u>	<u>評 審 員</u>
詩	星的聯想	李 笙	蔡洪鐘、謝永就 田 思、王祖安
散文	夜半的貓	艾 利	沈觀仰、李錦宗 陳從耀、謝水旺
小說	(懸空)		

第十屆(一九九零年)砂拉越星座常年文學獎

<u>組別</u>	<u>得獎作品</u>	<u>作者</u>	<u>評審員</u>
詩	明天，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	李 笙	蔡洪鐘、謝永就 吳 岸
散文	花鳥序	楊 粟	黃澤榮、田 思 黃學海
小說	一塊二	鞠藥如	劉貴德、梁 放 小 黑

附錄二：作品評語選輯

詩卷

作品

■ 星的聯想

■ 明天，我想用醒目的黑體字寫一首詩來抗拒你的飄忽

評語

- 聯想遼遠且富哲理，三及五段尤佳。全詩結構緊密，首及末段前後呼應。（謝永就）。
- 極柔美恬澁的抒情詩，童話色彩濃烈，某些名詩人的名句（如鄭愁予、羅智成的）相當自然的嵌進其中。唯有些詩句仍不易解（如「將黑髮白髮剔成一隻月亮」）。（王祖安）
- 對幻美的追尋，祈求心靈的寧靜，語言頗能配合詩意，充滿輕柔之美（田思）
- 詞句表達，抒情寫意，有深入過人之處。（蔡洪鐘）

- 整首詩從對未來（明天）之疑惑到肯定，意象鮮明活躍，深具創意。全詩四段之起句，對主題作循序漸進之表達，極為成功。（謝永就）
- 以寫詩來表達對生命和未來的看法，以「黑體字」抗拒對未來不可知的恐懼，意象美，構思嚴謹。（吳岸）

■ 傷口猶在唱歌

- 對歷史中不斷發生的血腥暴力事件的重現感到悲憤、羞愧難掩，全詩讀來雖有悲觀氣息，卻能引起共鳴，屆此中國「六、四」事件周年之際，這首節奏暢朗、語調深沉的作品，讀來更是令人顫悸不已。（王祖安）

- 寫全人類所關心的重大事件，有歷史的悲劇感，造語不俗，氣勢內張，意象稍繁複，首尾二段有呼應，題目也別具特色。（田思）

■ 海的疑懼

- 順暢而有內容。（蔡洪鐘）
- 一首發人深省的深具歷史與文化使命感的好詩。（吳岸）

■ 海邊紀事

- 題旨頗佳，可惜不够深入。（謝永就）

■ 我們祇擁有一個地球

- 現代詩格調濃，用句造型有超越意圖。（蔡洪鐘）

- 當世界不再真實
 - 立意明確，富藝術性、思想性與創意。排列格式雖非創舉，卻能在詩中恰到好處地加以運用。詩人以反襯寫法表達了自己對地球關愛之襟懷與心思，語重心長。（謝永就）
- 我們親愛的薩達姆·胡申總統
 - 深刻的生活體驗，自我而能引人共鳴，悲愴而不絕望。（吳岸）
 - 能以詩展示歷史的傷痕，有其意義，唯《我》一詩未能成功把握詩之語言加以完成。（謝永就）
- 呆子的世界觀
 - 造句技巧及內容構思，均有現代詩的特色，綜合多方面的觀點融合在一篇幅中而不覺得單調或重複，是此篇之長處。才華洋溢，篇名呆子……，其實并不呆罷了。（蔡洪鐘）
 - 有諷刺，有寫意，有感慨；惜議論性過強，也較冗長。（田思）
- 在醫院
 - 設喻獨到。是一首對生命之專注與傾心給予肯定的佳作。（謝永就）
- 簽名
 - 在三段篇章中均流露真情，抒情而又寫實，清純感人，是難得的佳作，把母愛烘托得更真，把自己寫得更摯。（蔡洪鐘）
 - 平凡的母愛，樸素的詩句，感人

的詩篇，未句似嫌多餘。

(王祖安)

■ 望北

- 說是北望，實是以「隨孤雁行千里」回顧祖父的童年，再看到祖父頭上的雪，技巧到家。

(王祖安)

■ 那天，我在星期日
市集速寫

- 把星期日市集所見所聞寫得繽紛多彩，再加上作者的感受寓意，「塑造美得燙手的生活」情景。末三段數句，不忍卒讀，也許詩人的看法，「自不同凡響」。

(蔡洪鐘)

■ 天地悠悠

- 寫生活與愛情，在失落和孤絕的生命旅途中突出了愛情的真摯和溫暖。(吳岸)

■ 沒有影子的

- 詩思清新如蓮，詞句含蓄不滯，脫俗。(蔡洪鐘)

■ 另一段童話

- 重新詮釋「灰姑娘」的童話故事，將子夜十二響鐘聲喻為生辰八字，詩想新奇，機智可喜。雖然是以童話入詩，卻指出了現實中荒謬可悲的一面(迷信)。(王祖安)

■ 蒲公英

- 涵意頗深。以蒲公英表達一種人生觀：一是「不願就此磐紮，茁長」的執拗，一是「是風托你一程」的無主。

(謝永就)

散文卷

作品

評語

- 夜半的貓
 - 「夜半的貓」可以說是一篇含有象征性的散文，也可當作是篇含有象征性的微型小說來看。貓的安排，耐人尋味，除了題目點出之外，不露痕跡。
(李錦宗)
- 走一路心里的山明水秀
 - 寫小兒女心態，筆調柔婉。
(田思)
- 花鳥序
 - 凝煉中帶有詩意，尤以「天堂鳥」一則，修辭不俗。(田思)
 - 寫景詠物，都十分貼切傳神，聯想感悟，也很自然，情景交融，哲思自隱其中。(黃學海)
- 蓮之組曲
 - 本文有意營造一種慳綽的節奏，但在效果上似覺拖沓，或許內含涵不足以撑起文氣。(田思)
 - 文字與意象的運用都十分靈活生動，藉蓮抒情，是篇美麗的散文。(黃學海)
- 寫給自己的信
 - 概念與內容好，自我表現而不致陷入自戀狂的症態！
(沈觀仰)。
- 仙人掌日記
 - 內容好，有性格，是自我探索，成長過程的記錄。結構較為鬆懈，否則可得首獎。
(沈觀仰)

- 家書

 - 通過家書來描繪懷鄉之情，題材是平凡的，甚至是俗套的，但以較活的手法來處理，令人讀了，仍然覺得清新可喜。
(李錦宗)
- 太陽照在吉蒂芭河上

 - 相當流暢的一篇敘述文，缺點是過於平鋪，沒有引人入勝與迴味的餘地。(黃學海)
- 最愛

 - 文字富於美感，寫情頗有境界
(田思)
- 那個深夜

 - 文字、結構、意境極佳，富有美感。對主題處理帶有近乎冷漠的成熟，可惜傷感幾乎接近不必要的灰色，是美中不足之處。可嘗試短篇或中篇小說。
(沈觀仰)
- 只是一尾魚

 - 作者把自己比喻為一尾魚，間接反映了一些人不懂命運，也不曉得安排或控制自己的命運，生活充滿無奈！(李錦宗)
- 日落巴卡洛山

 - 作者有話擬說，但表達技巧略欠圓熟，以致錯過了一個可以發揮的主題，自然與文明間的矛盾，無名英雄的種種，都是原來可以獨立成章的題材。
(黃學海)
- 墳場的那口井

 - 從鄉土生活取材，文字活脫，感染力強，尤其寫兄妹挑水及結尾一段，非常精彩。(田思)
 - 取材新鮮，娓娓道來，時代與

生活的變遷，平淡而感人。文章結尾不俗，寓象徵於寫實。

（黃學海）

小說卷

■ 一塊二

- 以交錯的寫法，寫出一個破碎家庭小孩的孤單，悲哀與無助的心理，是可取。結構顯見頗費心機。（劉貴德）

- 「一塊二」的主題與內容十分可取。但肇丹十歲的心態與年齡不甚附合。表面上促成她自殺的是被指責 Shop Lifting，但事實上該是她的家庭背景。

作者可以寫得更深入，而父母的塑造也不甚具說服力，否則可以主題多向化。作者寫法若能濃縮，可有可無的地方若刪去，效果肯定會更好。

（梁放）

- 這是一篇用詩的文字寫成的小說，如「一按一扣的開了一個圓」，「絞扭着腰身的八根鮮艷小蠟燭……等待壯烈的自焚」，「唯一的不忘就是父親的手突然一擲，地就墊滿瓜紅」、「滿地滴着紅汁的破碎」、「冷，就透過衣層探了她一把」，「江波散盪的破碎，一搖一擺的，是月亮的臉」。但是，有時候這個特色卻成了一個負累，句子也變得整扭得很，如「手指醒醒定定的（地）高翹」，「撲的

飛向地面」，「喧鬧的人聲車聲在身後是一個（張）網，她走不進的網眼形成漿糊般黏的流液，將她冲得更遠」。作者如果能够，在結構上刪除一些不必要的枝節，小說就會更緊湊生動。好像原住民與肇丹請萊絲敏叫午餐肉的情節都不甚重要。而且小說本身寫得若綳緊的弦，讀起來也頗覺辛苦。然而這些瑕疵畢竟不能掩蓋這篇小說的光芒。在5篇入選的小說中，這是最傑出的一篇，可以從氣勢上感覺作者的企圖。

（小黑）

■ 五塊錢

- 「五塊錢」也是一篇優秀之作，作者文字嫻熟，心理描寫細膩。可以再寫得渾圓些。作者的功力在各小處可見端倪。

（梁放）

- 文字流利，有完整的架構。尤其是結束的頓悟，頗得小說精髓。如果能放棄泊車的那一段，當會更洗練。（小黑）

生命，披着流質的艷紅

——我讀「一塊二」

· 葉 誰

肇丹會不會自殺？聽起來活像香港電視連續劇。但是我相信鞠藥如寫「一塊二」時，始終被這個問題深深困擾。和她那篇「貓戀」比較，「一塊二」有清楚的情節，一個叫策安的女人，寡婦妹妹搶了她丈夫，母親還敲邊鼓說風涼話，於是便把精力放在事業上，而忽略了女兒肇丹。故事一開始，肇丹打翻了沙丁魚，「魚屍身披着流質的艷紅」，作者暗示了她的命運。這個把午餐肉給回教同學吃的天真孩子，在超級市場被表妹陷害，背了偷竊之名。破碎的家庭及被遺棄的感覺構成了肇丹自殺的條件，被冤枉為賊是自殺的原因，可是那名叫妹頭，參加女幼童軍的表妹，竟慫恿肇丹自殺……對這樣行為，我稱為邪惡。作者點燃了導火綫，倘有一件事要解釋：為什麼肇丹自殺之前沒有聯絡母親策安？小說開始不久，便知道肇丹家中的電話有個鎖。在決定性的時刻，她不但不知道母親的新電話號碼，而且還不小心鎖死了電話，什麼人也無法聯絡。對鞠藥如處理細節的專注態度，誠如西諺所云：你就算不低頭，也須脫帽致敬。

「一塊二」是篇不快樂的小說，作者似乎認為「世事的變化往往是一己的決定」，表面上看美麗可愛的事物，其實是沒有價值的，比如生命、愛、及鉛筆夾小熊。

我認為「一塊二」的弱點，是作者對故事沒有信心。肇丹必須自殺，否則小說失去意義。在這種情形下，作者難免重於營造肇丹自殺的原因條件，甚至矯枉過正。何妨把肇丹的死當作一個定局（其實本來就是）來處理，便無需寫出「策安趕到醫院的時候，一切都已成定局」這樣軟弱無力的句子。此外，文中有好些「疲倦像蛙鳴、一呼百應」，「機會是鹽，要在未溶之前嘗它的鹹」，「眼淚是鎰水，會灼傷別人」，「夜似只怪腳獸，一伸足就把衆物壓塌」，「恐懼似支長嘴的劍」等，有些讀來牽強，不敢苟同。

作為一個勇於自我發掘的作者，鞠藥如可謂「在自己的等級」中，并不需要空洞的掌聲。不管喜不喜歡，我們都得正視她的作品，而不應該像卜狄倫歌中所言：把頭轉開，假裝沒有看見。

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



小熊星座是在馬來西亞的天空可以望見的星座之一，其尾端最燦爛的一顆星就是北斗星。

砂拉越星座詩社即以小熊星座為社徽的圖案設計，祈望這顆千百年來為迷途者指引方向的北斗星，能同樣的為在黑夜沙漠中探討摸索的文學寫作者，牽引出自己的道路。

1971年，砂拉越星座詩社在成立慶典上舉辦本州歷史性的現代詩展，把現代詩特有的意境與內涵訴諸於視覺。

1979年，再次主辦現代詩展，進一步尋求現代詩在本州的價值與認同。

1981年，我們設立了本州的第一個文學獎，鞏固了現代文學的價值觀。

1986年，砂拉越星座詩社肩負在詩的長途上探尋了十五年的重任，配合詩社晶禧年，以〔走進繆思的心靈.....〕為主題，主辦本州首次現代詩公開朗誦賽，打破了長久以來現代詩被指為晦澀與不能吟誦的玻璃框子，將現代詩的晶籟抖出，訴諸於聽覺。

1989年，星座詩社舉行了一項題為〔詩的演繹〕的綜合性朗誦表演，以舞蹈、音樂、歌唱、圖畫、書法配合現代詩朗誦，進一步把文學立體化。

1991年，星座詩社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別在十二月間推出〔文學激盪〕系列，期盼能激盪出更蓬勃的文學景象。

除此，砂拉越星座詩社也在1974及1981年主辦了全州性徵詩文賽、1981年籌辦古晉歷史性的文學週、1984年主辦盛大盆栽會，把〔立體的畫，無字的詩〕這棵中華藝術介紹及推廣到各階層。

砂拉越星座詩社先後在本州各報章負責主編的文藝副刊計有：前鋒日報的〔星座〕、世界早報的〔創世紀〕、〔田〕、砂拉越晚報的〔協奏曲〕、〔魔笛〕、〔星座〕及詩華週刊的〔煙火〕雙週刊。



叢書



- 1 • 星座紀念刊 1
- 2 • 砂勝越現代詩選 • 李木香主編
- 3 • 星座紀念刊 2
- 4 • 悲喜劇 • 謝永就詩集 1
- 5 • 葉味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陳碧原主編
- 6 • 站卡 • 謝永就詩集 2
- 7 • 遲水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陳碧原主編
- 8 • 星籟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 林武聰主編
- 9 • 貓戀 • 鞠藥如小說集
- 10 • 塑像集 • 洪鐘詩集 II
- 11 • 石在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4 • 林武聰主編
- 12 • 雲湧 • 星座文學獎作品選集 5 • 林武聰主編



星屋 叢書 12

聖湯

主編：林武聰

執行編輯：林國水

封面照片與設計：林國水

貼版：田惠蘭

出版：砂朥越星座詩社

The Sarawak Constellation
Poetical Society.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印刷：佳印

Best Press
43A, Central Road East, 93300 Kuching.

初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版權所有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are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very light printing.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and is mostly obscured by the overall lightness of the scan.









叢書 12

The Constellation

砂朥越

第九/第十屆

星座常年文學獎作品選集

主編：林武聰

出版：砂朥越星座詩社

The Sarawak Constellation
Poetical Society.

P. 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印刷：佳印

Best Press

43A, Central Road East,
93300 Kuching

定價：RM 8.00